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嚴幾道年譜

王蘧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嚴幾道年譜

王蘧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嚴幾道年譜

先生諱復。初名體乾。入馬江船政學堂。易名宗光。字又陵。登仕始改今名。字幾道。晚號瘉壄老人。（據先生長君伯玉京卿璩言）別署天演宗哲學家。（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第二十一期林語堂談韓退之與桐城派）又別號尊疑尺盦。（燕京大學社會學界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姓嚴氏。福建侯官人也。（陳弢庵閣學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志銘）入民國。以侯官併閩縣。稱閩侯。先世河南固始籍。李唐末造。有諱仲傑者。以朝請大夫隨王潮由中州入閩。即家於侯官之陽崎。（嚴伯玉京卿先府君年譜）實為先生之始遷祖。陽崎溪山寒碧。樹石幽秀。外臨大江。中貫大小二溪。左右則有玉屏山李家山楞嚴諸丘壑。土著唯嚴陳二姓。陳氏少閒人。（陳石遺學部衍石遺室詩話卷五）嚴氏族姓寥落。可序而數者都數十百家。雖傳世遯遠。皆相親附。（先生觀海大兄八十雙壽序）先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訓導。祖諱秉符。嗣祖諱秉忠。父諱振先。以醫名州里。（陳志並據嚴譜）號志范。（伯玉京卿言）兄一□□。長先生二歲。幼殤。妹二。適何。適陳。（據嚴譜）

清文宗咸豐三年癸丑（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先生一歲

十二月初十日先生生於閩垣之南台。時志范先生三十三歲。母陳太夫人二十一歲。嚴譜實洪秀全定都金陵英人割緬甸之年。而雅片戰爭後之六年也。

咸豐四年甲寅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先生二歲

咸豐五年乙卯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先生三歲

咸豐六年丙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先生四歲

咸豐七年丁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先生五歲

鄰有鑿井。設架高丈餘。先生竊登之。俯視井底。大呼圓哉圓哉。陳太夫人聞而出視。大驚。恐其懼而下墜也。不敢斥言。遂陽爲悅狀而言曰。兒能眞過人。如憑梯下。則更能矣。及下。始笞責之。據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

咸豐八年戊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先生六歲

咸豐九年己未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先生七歲

先生早慧。陳志是年始就外傅。先後從師數人。已不可考其名字。中曾從五叔父厚甫孝廉燫呂遊。據嚴

秋。英吉利法蘭西聯軍入寇。

咸豐十年庚申（一千八百六十年）先生八歲

本年。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先生九歲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先生十歲

同治二年癸亥（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先生十一歲

本年志范先生娉同邑黃少巖布衣（昌彝）館於家。（嚴復社會思想）布衣爲學。漢宋並重。著有閩方言等書。（嚴譜）

於是先生始治經。有家法。飫聞宋元明儒先學行。（陳墓志）時與他人合賃一屋居樓上。每夜樓下演劇。布衣輒命就寢。劇止。挑鐙更讀。其嚴如此。（據嚴復社會思想）

同治三年甲子（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先生十二歲

六月。洪秀全之亂平。

同治四年乙丑（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先生十三歲

黄少巖布衣卒。先生哀慟不已。（嚴復社會思想）改從其子孟脩成均（增来）遊。（嚴譜）

同治五年丙寅（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先生十四歲

德配王夫人來歸（嚴譜）生子一璩

六月。志范先生卒。家貧。不再從師。（據嚴譜○案先生題周養庵篝鐙紡績圖有云我生十齡阿父即見背家貧賸莢券賻錢不充責陟岡兒則無同谷歌有妹慈妹於此時十指作腓耒上掩先人骼下撫兒女大富貧生死問飽閱親知態門戸支已難往往遭無賴五更寡娘哭聞者驚心肺可知當日情況）時同邑沈文肅公（葆楨）以巡撫居憂在里。（錢子泉教授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下編）初創船政。招試英少。（陳墓志）入馬江學堂習海軍。試題大孝終身慕父母論。先生應試。成文數百言以進。（嚴譜）文肅奇之。用冠其曹。（陳墓志○蘧案池仲祐海軍大事記云六年丁卯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總理船政講機器築船隝設前後兩學堂招習年聰穎子弟肄習製造駕駛諸術先生大事記序言亦云不佞年十有五則應募爲海軍生則此事似應在六年而瘉壄堂詩集卷上送沈濤園備兵淮陽詩有云尙憶垂髫十五時一篇大孝論能奇注云同治丙寅侯官文肅公開船廠招子弟肄業云云則又明謂本年疑莫能明侯待攷）

同治六年丁卯（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先生十五歲

入馬江學堂肄業。所習者爲英文。算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割錐。平三角。弧三角。代積微。動靜重學。

水重學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等．據嚴譜 當是時馬江船司空草剏未就．借城南定光寺爲學舍．同學百人．旋移居馬江之後學堂．先生海軍大事記弁言 學堂正副監督．爲法人日意格．德克碑．據海軍大事記

同治七年戊辰一千八百六十八年 先生十六歲

同治八年己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 先生十七歲

同治九年庚午一千八百七十年 先生十八歲

同治十年辛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最優等卒業．據嚴譜 與同學劉步蟾林泰曾何心川葉祖珪蔣超英方伯謙林承謨沈有恆林永升邱寶仁鄭溥泉葉伯鋆黃建勛許壽山陳毓淞柴卓羣陳錦榮等十八人．派登建威練船練習．巡歷南至星加坡檳榔嶼各地．北至直隸灣遼東灣各地．海軍大事記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 先生二十歲

是年船政自製揚武等五兵船成．據大事記 先生改派登揚武．巡歷黃海及日本各地．船長爲英人德勒

塞 Commander Tracey 中校。（案後洊擢至中將）是時日本亦始剏海軍。揚武至長崎橫濱各地。聚觀者至數萬人。德勒塞任滿將歸。謂先生曰。子於海軍學術。今已卒業矣。不佞卽將西歸。積年相處。臨別惘然。不能無一言相贈。蓋學問並不以卒業爲終事。此後自行求學之日方長。子如不自足自封。則新知無盡。惟子勉之而已。此不第海軍一業爲然也。先生聞之悚然。（據嚴譜）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先生二十一歲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先生二十二歲

日本搆釁臺灣番社。沈文肅公以船政大臣奉詔視師。（據沈濤園中丞瑜慶濤園集哀餘皇序蘧案序謂事在乙亥誤）檄先生隨揚武兵船東渡。詗敵。並勘量臺東背旂萊蘇澳各海口。月餘竣事。（據大事記弁言及嚴譜陳志）繕具說帖呈報。文肅卽據以入奏。（京卿譜）

本年長子璩生。字曰伯玉。（伯玉京卿言）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先生二十三歲。

光緒二年丙子（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先生二十四歲

十二月。據清史紀事本末先生與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方伯謙何心川林永昇葉祖珪薩鎮冰黃建勳江懋祉林穎啓等。以駕駛學生派赴英吉利學習。大事記隨留學生監督李鳳苞同往。據清史紀事本末及嚴譜〇案嚴譜以此事繫在二十三歲誤

光緒三年丁丑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先生二十五歲

入英吉利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學院。據李文忠公鴻章沈文肅公葆楨奏送閩廠生徒出洋習藝並酌議章程疏清史紀事本末〇案此行在二年冬十二月則入大學院自應繫在本年嚴譜繫在二十四歲亦誤又案中國留學史云二年十二月李鴻章等奏准派遣至三年始出國不知何據肄習高等算學格致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建築海軍礮堡諸藝術。嚴譜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陳墓志伊籐博文大隈重信之倫皆其選。據現代文學史君試輒最。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方使英。引與論析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往往日夜不休。據陳墓志並嚴譜侍郎嘗致函樞近某公。有出使茲邦。惟嚴君能勝其任。如某者。不識西文。不知世界大勢。何足以當此語。某公目以爲狂。置之而已。嚴復社會思想

光緒四年戊寅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先生二十六歲

嘗入英法庭觀其聽獄。歸邸數日。如有所失。嘗語郭筠仙侍郎。謂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

仲。其端在此一事。侍郎深以爲然。法意十一卷案語

光緒五年己卯一千八百七十九年　先生二十七歲

在英卒業東歸。嚴譜○近五十年見聞錄云先生留學英倫畢業歸國中途風雨夜至波浪滔天船將壞適近一島遂與數人躍入濤浮沈久之始達於島島固無人恐爲鳥獸所襲發手鎗以警之適有他船過聞鎗聲知有人在移舟救之始免於難未知確否姑附於此　船政大臣吳贊誠聘先生爲船政學堂教員據嚴譜○陳瀚一新語林卷三云歷充福州船政學校烟臺海軍學校教習其時已不知當在未至天津以前伍昭扆太守光建云先生歸國後曾爲某船大副亦不知在何時並附注於此

日本取我藩屬琉球。

冬沈文肅公葆楨薨。清史稿本傳

光緒六年庚辰一千八百八十年　先生二十八歲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鴻章經營北洋海軍。偉先生能。辟總教習天津水師學堂。而吳口口觀察仲翊爲之總辦。以先生時勵積資至都司也。實由先生一人主之。據陳墓志及嚴譜　常柴車野服。往來於京津之間。林琴南孝廉紓畏廬文集尊疑譯書圖記　朝之碩臣。及錚錚以國士自期許者。咸折節爭集先生之廬。畏廬文集江亭餞別圖記　先生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剪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

我如老牸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陳墓志）初識呂秋樵刺史。（增祥〇案不能知其年代伯玉京卿云識於李文忠公幕中姑繫於此）

光緒七年辛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先生二十九歲

初讀英人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羣學肄言 Study of Sociology。輒歎得未曾有。嘗言生平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以爲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爲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 Discipline 以下三篇。眞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爲羣學導先路也。（先生羣學肄言譯餘贅語）其後譯斯賓塞羣誼篇。柏捷特 Bagehot Walter 格致治平相關論。Physics and Politics 兩書（天演論導言十三案語）以饗學者。闡發人道始羣之理。（案此譯不知在何年今已無傳本姑繫於此）

光緒八年壬午（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先生三十歲

法蘭西據我藩屬越南東京。

光緒九年癸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先生三十一歲

光緒十年甲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先生三十二歲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先生三十三歲

四月。直隸總督李文忠公。與法蘭西公使會講於天津。爲廣東稅務司德璀琳所紿。皇遽定約。惎言者摘發。疑忌及先生。先生亦憤而自疏。據陳墓志

秋。回籍鄉試。報罷。先生自歸國後。見國人竺舊。圖夷新知。於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眞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自維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見重。欲博一第。以與當事周旋。旣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較易動聽。風氣漸可轉移。乃發憤治八比。納粟爲監生。應試。據嚴譜及現代文學史〇又案詩集卷上復太夷詩有云少日賤子賤身世隨所遭與官充水手自審非其脚不祥固金性時時冶中躍每逢高軒過氣欲偃溟渤懾然爲之下肩聳足自躍竊問客何操迺爾勢旁魄咸云科目人轉眴皆臺閣不者亦清流師友勤寥廓忽爾大動心男兒宜此若私攜媿皇墳背人事鑽灼更買國子生秋場期有獲誰知不量分鉛刀無一割此雖戲言亦可見當時憤懣不平之意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先生三十四歲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先生三十五歲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先生三十六歲

赴京應順天鄉試。（嚴譜）報罷。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先生三十七歲

報捐同知。海軍保案免選同知。以知府選用。

赴京應順天恩科鄉試。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派爲會辦水師學堂。

十月丁內艱。（以上據嚴譜）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千八百九十年）先生三十八歲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派爲總辦水師學堂。（據嚴譜）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陳墓志）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先生三十九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先生四十歲

德配王夫人卒。夫人端淑有壼德。（據陳志及嚴譜）

納簉室江淑人（嚴譜）生子二。瓛。琥。女一。瓊。

海軍保案免選知府。以道員選用。（據嚴譜）分發直隸（據宣統元年最新職官錄）

時長江教案蠭起。先生友英人宓克。（據伯玉京卿言）著支那教案論。葢深憂夫民教不和。終必厥延兩國。而又憫西人之來華傳教者。膠執成見。罕知變通。徒是己非人。絕不爲解嫌釋怨之計。故著是書以風之。書凡四篇。首發端。次政治。次教事。終調輯大旨。（支那教案論提要）其後先生善之。譯以行世。（案此譯年代已不可考暫以訊伯玉京卿亦不能確指但曰譯去原書出版時不遠茲繫於此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直云譯於本年則誤讀提要原書成於光緒十八年一言也）外人常疑中國眞教之所在。以爲道非道。以爲釋非釋。以爲儒教乎。則孔子不語神。不答子路事鬼之問。不若耶穌自稱捄主。謨罕驀德自稱天使之種種炫耀靈怪也。先生曰。須知目下教字。固與本意大異。名爲教者。必有事天事鬼。及一切生前死後幽杳難知之事。非如其字本義所謂文行忠信授受傳習已也。故中國儒術。其必不得與道釋回景並稱爲教甚明。葢凡今之教。皆教其所教。而非吾之所謂教也。然則中國固無教乎。曰有。孝則中國之眞教也。百行皆原於此。遠之以事君。則爲忠。邇之以事長。則爲弟。充類至義。至於享帝配天。原始要終。至於沒寧存順。葢讀西銘一篇。則知中國眞教。舍孝之一言。固無

所屬矣。西人謂學之事在知。而教之事在信。唯信之篤。故能趨死不顧利害。而唯義之歸。此非教莫之使然也。然中國孝子不以天下忘其親。方正學移孝作忠。至於湛十族不反顧。使西人見此。其詫爲大奇者。又當如何。惜乎世風日微。致西人徒見末流。而不識中國眞教之所在也。特於本書案語著之。教事篇案語 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案亦不能考其年代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先生四十一歲

郭筠仙侍郎卒。先生聞之。感欷殊甚。有挽句曰。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氋氃。激賞深慚羊叔子。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諑。離憂豈屬屈靈均。尙有挽詩五律四首。今不存。

回籍鄉試。以上據嚴譜

本年次子瓛生。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先生四十二歲

六月我藩屬朝鮮內亂。日本兵襲踞朝鮮王宮。朝命赴援。七月遂與日本開釁。至十月海陸軍皆敗績。先生大憤。據嚴譜 十一日諭子璩書云。時事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與旅順口皆將旦夕陷倭。陸

軍見敵卽潰。經戰卽敗。眞成無一可恃者。皇上有幸秦之謀。但責恭邸留守京官議論紛紛。皇上益無主腦。要和則彊敵不肯。要戰則臣下不能。聞時時痛哭。翁同龢及文廷式張謇。這一班名士。痛參合肥。聞上有意易帥。然劉峴莊斷不能了此事也。大家不知當年打長毛捻匪諸公。係以賊法子平賊。無論不足以當西洋節制之師。卽東洋得其緒餘。業已欺我有餘。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爲力也。（嚴復社會思想）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先生四十三歲

我割地賠欵與日本平國勢日危。先生腐心切齒。欲致力於譯述以警世。（據嚴譜）作論世變之亟曰。於乎。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謂爲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覩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覩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眞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卽如今日中倭之搆難。究所來由。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

哉。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致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為吾非不知宇宙之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淪也。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為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浸多。鐫鑱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寧以止足為教。使各安於樸鄙顓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於宋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為深且遠。取人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沈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於是舉天下之聖智豪傑。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綱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暴顋斷耆。頹然老矣。尚何能為推波助瀾之事也哉。嗟乎。此眞聖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而民力因之以日窳。民智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則又聖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於今。吾為吾治。而跨海之汽船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

則神州之衆。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凌囂之氣泯。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萑苻雖夥。有勦絕之方。此縱難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顙深目之倫。雜處此結衽編髮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哉。夫舉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眞。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爲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爲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不得不存是非之公。而淺人怙私。常詈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迹。卽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眞。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與不自由異耳。夫自由一言。

眞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無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爲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爲此設耳。中國理道與西法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眞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旣異。於是羣異叢然而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尙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西人衆譏評。其於財政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驩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尙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爲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旤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此之倫。舉有以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自勝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東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知其必不可行。羣喙稍息。於是不得已而連有

二十三口之開．此郭侍郎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自蒙觀之．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受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愈烈．……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且其禍不止此．究吾黨之所爲．蓋不至於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於瓦解土崩．一渙而不可復收不止也．此眞泯泯者知慮所萬不及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指爲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燄者也．夫爲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滅同種之爲．所論毋乃太過．雖然．待吾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搆難．此不獨有識所同疾．卽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爲大詬者也．且中國蒙累朝列聖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遊其宇者．自以謂橫目冒耏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鳥言夔面．飄然戾止．敂關求通．所請不得．遂爾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燬宮闕．震驚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焉．伈伈俔俔．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咨其術．此非病狂無恥之民不爲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汙．求驅夷之策者．智雖囿於不知．術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於今之時則大異矣．何以言之．蓋謀國之方．莫善於轉禍

而爲禍。而人臣之罪。莫大於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覩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眞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爲此。然則印纍綬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爲難者。其用心蓋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寧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其端起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僕之前言。過乎否耶。噫。今日倭禍。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調集。此何爲者。此其事尙待深言也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瞻烏靡止。心搖意鬱。聊復云云。知我罪我。聽之諸公。

又作原強。其略曰。今之扼腕奮肸。講西學譚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達爾文 Darwin Charles Robert 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寰瀛。凡殊品詭質之草木蟲魚。裒集甚富。窮精眇慮。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Origin of Species 自其書出。歐美二洲。幾於家有其書。而泰西之學術政

教。一時斐變。論者謂達氏之學。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虛言。其謂物類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異者。大抵以牽天繫地之不同。與夫生理之常趨於微異。洎源遠流分。逐闊絕相懸。不可復一。然而此皆後天之事。因夫自然。馴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書之二篇為尤著。西洋綴聞之士。皆能言之。談理之家。摭為口實。其一篇曰物競。Struggle for existence 又其一曰天擇。Selection 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搆。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羣與羣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趫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為爭也。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習於安者。使之為勞。狃於山者。使之居澤。以是以與其習於勞狃於澤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盡矣。物競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種。風氣漸革。越數千年數百年。消磨歇絕。至於靡有孑遺。如辨學家之古禽古獸。是已。動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動物之類也。達氏總有生之物。標其宗旨。論其大凡如此。至於證闡昭確。釐然有當於人心。則非親見其書者。莫能信也。此所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者也。斯賓塞爾

著。亦英產也。與達氏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探原爲早出。則宗天演之術以其大闡人倫治化之事。號其學曰羣學。猶荀卿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故曰羣學。凡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禮樂刑政之大皆自能羣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術以發揮修齊治平之事。精深微妙繁富奧殫。其論一事。持一說。必根據理極引其端於至眞之原。究其極於不遁之效。於五洲殊種。由狉榛蠻夷以至著號開明之國揮斥旁推什九罄盡。而於一國盛衰強弱之故。民德醇漓與衰之由。則尤三致意焉。殫畢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蕆。其宗旨盡於第一書名曰第一義。First Principles 諦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木以爲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羣學也。夫亦可謂美備也已。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慮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爲最著。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羣學之書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三者爲之綱。其勉人治羣學者。意則謂天下沿流討源執因責果之事。惟羣學爲最難。非不素講者之所得與。故有國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防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歷時久而轉相因。其利害遷流。有不可究詰者。格致之事

不先偏頗之私未盡生心害政未有不貽害家國者也是故欲爲羣學必先有事於諸學焉不爲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不爲力學質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數力質四者之學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猶勵察於寡而或熒於紛勵察於近而或迷於遠也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於名數得萬物之成法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學合而觀之而後有以見物化之成跡名數虛於天地徵其實力質分於天地會其全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於羣學猶未也蓋羣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後乃可以及羣學也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惟宜而官治相準知吾身之所以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羣之中力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立生之與羣相似如此此其故無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學問之事以羣學爲要歸唯羣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於乎此眞大人之學矣不觀於圬者之爲牆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

矣。由是以衞風雨。捍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爲磚也。嵌欹蝡缺。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斷能版以築之。成一簣土之牆而已矣。廉隅堅絜。持久不敗。必不能也。凡此積垛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單也。爲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爲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製之窮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爲一晶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析之至微。至於莫破。其晶之積面隅幕。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夫其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倫。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頤。難與未嘗學者談。而本其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論其合。先考其分。則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亙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種之所以強。一羣之所以立。斷可識矣。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恂愗。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而與鷙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不知凡幾。而未有

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爲第一大法。保種次之。而至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存種。踐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至於發政施令之間。要其所歸。皆以民之力智德三者爲準的。凡可以進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廢。而又盈虛酌劑。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觀之。不過如是而已。……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下略　又作救亡決論。大旨謂今日不變法則必亡。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八股。八股有三大害。曰錮智慧。曰壞心術。曰滋游手。……推而論之。……舉凡漢學宋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蓋欲救中國之亡。則雖堯舜周孔生今。捨班孟堅所謂通知外國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國事。則捨西學洋文不可。捨格致亦不可。……從事西學之後。平心察理。然後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聖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後。以歸求反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爲不可易也。　又作闢韓曰。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也。……　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也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成長。其被

蟲蛇禽獸寒饑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爲之禮樂刑政。以爲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之道其勝於孔子與否。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韓子一概辟而闢之。則不思之過耳。且君民相資之事。固如韓子所云而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饑至而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葬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爲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且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爲生養者也。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爲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爲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爲之君。君不能爲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云爾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老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夫自秦以來。爲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矣。今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爲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

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於乎其亦幸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之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強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爲是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造爲城郭甲冑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爲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賈矣．又使吾自衞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專立於所以爲衞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賈者．以食子給子之爲利廣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衞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有待於衞者．以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者．化未進而民未盡善也．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詳．以之爲人．則貴而公．以之爲心．則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則將莫之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矣．尙何有於強梗欺奪．尙何有於相爲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朘我以生．出令令我．責所出而誅我．時而撫我爲后．時而虐我爲仇也哉．故曰君臣之倫．出於不

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爲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爲是固與天壤相弊者也。又烏足以爲知道者乎。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爲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爲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騖其餘。所謂代大匠斵。未有不傷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託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繇。民之自繇。天之所畀也。吾又烏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唯一國之日進富強。余一人與吾子孫。尙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方富而比強者。正吾莠言亂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

間耳。況夫彼爲其難。吾爲其易也。嗟乎。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虛憍。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苟求自強。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爲君。秦以來之爲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眞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爲。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而中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者。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其民爲公產公利自爲鬥也。而中國則奴爲其主鬥耳。夫驅奴虜以鬥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均見嚴幾道文鈔）均刊布於天津直報。（嚴譜）

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說下教。據蔡子民年丈元培申報最近五十年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

本年伯玉京卿赴英吉利游學。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先生四十四歲

二月。爲書二十一紙。致新會梁任公孝廉啓超規之。略謂苟所學自今以往。繼續光明。則視今之言。必多可恨。又謂豪釐之差。流入衆生識田將成千里之謬。示人以可歆。而反爲人所籍口。又論變法之難。略謂一思變甲。卽須變乙。至欲變乙。又須變丙。又謂黃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於君主。又論保教。略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矣。梁任公年丈飲冰室文集卷四與嚴幼陵先生書

夏初譯英人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 據天演論自序○案嚴譜繫在四十三歲誤也以課學子據天演論原本課例言

七月致書桐城吳至父京卿。汝綸論天演之說。謂外國格致家。謂順乎天演則郅治終成。赫胥黎又謂不講治功。則人道不立云云。京卿答書。稱先生博涉兼能文章學問。奄有東西數萬里之長。子雲

筆札之功。充國四夷之學。美具難幷。鍾於一手。求之往古。邈焉罕儔。吳摯甫尺牘卷一中七月十八日答嚴幼陵書

梁任公孝廉汪穰卿中書康年創辦時務報於上海。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及嚴譜先生原強闢韓等篇。均又刊入。湖廣總督張文襄公之洞見而惡之。謂爲洪水猛獸。命屠梅君侍御仁守作闢韓駁議。先生幾罹不測。嚴譜嗣鄭孝胥輩爲解圍。事始寢。據嚴復社會思想

譯天演論成。重九自序之曰。英國名家穆勒約翰 John Stuart Mill 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篤信。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爲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爲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嗚呼。豈偶然哉。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爲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爲理者。已有切膚精憮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譌。聲音代變。則通段難明。風俗殊尙。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諠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託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茲。或見於彼。事不相謀

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呫畢爲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眞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卽物窮理之最要涂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爲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搖。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會揚己之言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

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爲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彊不息爲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大氐古書難讀。中國爲尤。二千年來。士狥利祿。守闕殘。無獨闢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爲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書之恉。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爲海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

有甚合者。且於自彊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爲迻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稽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又爲譯例曰。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海通已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爲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到坿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恉。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弗以是書爲口實也。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段令放此爲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卽所以爲信也。一易曰。脩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卽爲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厪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

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格致及一切疇人之學。儻於之數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譯也邪。一。原書多論希臘以來學派。凡所標舉。皆當時名碩。流風緒論。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係焉。講西學者所不可不知也。茲於篇末略載諸公生世事業。粗備學者知人論世之資。一。窮理今從政相同。皆貴集思廣益。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輒就譾陋所知。列入後案。以資參攷。間亦附以已見。取詩稱嚶求易言麗澤之義。是非然否。以俟公論。不敢固也。如曰標高揭己。則失不佞懷鉛握槧辛苦迻譯之本心矣。（案學衡第八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八云讀天演論下篇稍讀般若楞嚴諸經已足通曉不必深入佛海可爲讀此書之法附此）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先生四十五歲**

二月。先生以天演論屬吳至父京卿（汝綸）序之。京卿讀之大喜。以爲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爲喻。……蓋自中土繙譯西書以來。無此宏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爲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欽佩何極。又云。抑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土之不競。懼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遂無以自存。而惕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爲主文譎諫之資而已。

必繩以舌人之法。固執事所不樂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恉。顧豪意尙有不能盡無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爲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爲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元書所稱西方者爲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與中儒著述。顯分體製。似爲入式。此在大著雖爲小節。又已見之例言。然究不若純用元書之爲尤美。（吳摯父尺牘卷一下二月七日答嚴幼陵）

德取膠州灣。

夏。先生與定海王菀生觀察（修植〇據吳至父書）錢唐夏穗卿禮部（曾佑）創辦國聞報於天津。（據國聞報緣起及嚴譜）略放英國太晤士報之例。月報之外。繼以旬報。五月而後事成。（國聞報緣起）十月初一日出版。其緣起略曰。

報將出。客有造室而問曰。國聞報何爲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如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爲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與。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如各國並列之國。則尤以通外情爲要務。昧於外情。則坐井而以爲天小。捫籥而以爲日圓。若是者國必危。……抑吾嘗聞之。積人而成羣。合羣而成國。國之興也。必其一羣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齊民。人人皆求所以強而不自甘於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於愚。夫而後士得

究古今之變。而不勵以舊德之名氏。爲可食也。農得盡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疇之畎畝爲可服也。工得講求藝事。探索新理。而不復拘拘於高曾之規矩爲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虛。操奇計盈。而不復斤斤於族世之所鬻爲不可變也。一羣之民智旣開。民力旣厚。於是其爲君相者。不過綜其大綱。提挈之。宣布之。上旣不勞。下乃太治。泰西各國所以富且強者。豈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羣之各自爲謀也。然則今日謀吾羣之道將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爲急。何者。今之國。固與各國並立之國。而非一國自立之國也。吾試言不通外情之弊。今歐美教士。足迹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險阻。耗資財。勞筋骨。以求其所謂盡人事天之道。此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視其勸善之書。則以爲收買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藥。則以爲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謂教也。遊歷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學之家。或搜古迹。考物產。以求其所謂博物窮理之學。此亦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覩其籌筆之記載。則以爲偵探矣。見其測量之儀器。則以爲厭術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謂學也。尤其甚者。見其男女之交際。而或疑爲淫亂。見其貴賤之雜坐。而或譏爲野蠻。此不通西人之禮俗也。其諸類乎此者。更僕不可以悉計。坐是

不通之弊。於是平居無事。則互相猜忌。積不相能。倉卒之間。豪毛之事。羣然而譁。激爲事變。數十年來。如閙教案。殺遊士。不一而足。上煩九重之慮。下竭舉國之力。勵而後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於此。可勝痛哉。可勝悼哉。然則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將奈何。曰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此國聞報館所爲起也。本館取報之例。大要有二。一繙譯。一採訪。繙譯之報。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歐墨。其餘諸國。萃取各國之報凡百餘種。延聘通曉各國文字之士。凡十餘人。採訪之報。如天津本地。如保定省會。如京師。如河南。如山東。如山西。如陝甘新疆。如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如前後藏。如內外蒙古。外國如倫敦。如巴黎。如柏靈。如森彼得堡。如紐約華盛頓。訪事之地。大小凡百餘處。訪事之人。中外凡數十位。本館編報之例。大要亦有二。凡尋常之事。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義取觀覽明曉者皆登之。每日續印之報。至重要之事。亦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苟足備留存攷訂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彙編。閱茲報者。觀於一國之事。則足以通上下之情。觀於各國之事。則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後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後國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則積一人之智力。以爲一羣之智力。而吾之羣强。國不自私其治。

則取各國之政教。以爲一國之政教。而吾之國強。此則本館設報區區之心所默爲禱祝者也。（中國報學史引〇案此文似出先生手筆故錄之）

本年三子琥生字曰叔夏（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先生四十六歲

春。吳至父京卿爲序天演論。又爲書與商序略曰。赫胥黎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凡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尙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有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玄。擬易爲之。天行以闡。是皆所爲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略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爲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衆枝。有合於漢

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瀹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為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為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智之瀹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往者釋氏之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顧其文自為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抑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衞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為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為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併馳而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歸天演之

一義也與。案本書序末著時孟夏然吳氏尺牘卷一下二月廿八日答先生書云接二月十九日惠書知拙序已呈左右則非作於孟夏矣或其後續有更改至孟夏始定乎書曰。凡己意所發明。皆退入後案。義例精審。其命篇立名。尙疑未慊。卮言既成濫語。縣疏又襲釋氏。皆似非所謂能樹立不因循者之所爲。下走前鈔福本。篇各妥撰一名。今綴錄書尾。用備采擇。吳摯父尺牘卷一下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　先生乃復於譯例著之曰。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卽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卽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卽如此書上卷導言十餘篇。乃因正論理深。先敷淺說。僕始繙卮言。而錢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濫惡。謂內典原有此種。可名縣談。及桐城吳丈摯父汝綸見之。又謂卮言既成濫詞。縣談亦沿釋氏。均非能自樹立者所爲。不如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爲佳。穗卿又謂如此則篇自爲文。於原書建立一本之義稍晦。而縣談縣疏諸名。縣者乎也。乃會撮精旨之言。與此不合。必不可用。於是乃依其篇目質譯導言。而分注吳之篇目於下。取便閱者。此以見定名之難。雖欲避生呑活剝之誚。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競天擇儲能効實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案譯例蓋成於譯竣時故摯父作序已見之此蓋後加者移錄於此　其他先生自以志在達旨。不盡從也。現代中國文學史

又譯英人斯密亞丹 Adam Smith 計學。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二月中成書一冊。吳摯父二月廿八日答先生書云斯密氏計學稿一冊敬讀一過望速成之計學名義至雅馴又得實吾無間然後易名原富蓋簡取斯密氏國富之性質及原因之研究之題義也嚴譜繫在四十五歲或別有所據記此存疑至七月。又成四冊。皆寄吳摯父京卿商榷。京卿答書云斯密氏之書理趣甚奧賾思如芭蕉。知如湧泉。蓋非一覽所能得其深處。執事雄筆。眞足狀難顯之情。又時時糾其違失其言皆與時局痛下鍼砭。無空泛之議。此眞濟世之奇構。吳摯父尺牘卷二上七月七日答嚴幾道

又爲國聞報社譯英倫斯賓塞爾羣學肄言前砭愚 Our naed of it 倡學二篇。事會錯迕。遂以中輟。羣學肄言初版譯餘贅語○案國聞周報社於本年八月停刊此書之譯當在八月以前姑繫於此嚴譜繫此譯於丁酉四十五歲下非也

四月。天演論雕板成。初先生脫稿。經梁任公沔陽盧木齋□□借鈔。勸早日付梓。木齋郵示其弟慎之□□於鄂。亦謂宜公海內。遂付手民。天演論初刻譯例言列入沔陽盧氏愼始基齋叢書。後又由先生石印行世。曰嗜奇精舍石印本。據木刻本石印本首葉先生譯書以瓌辭達奧旨。風行海內。學者稱爲侯官嚴先生。自是人士漸漸傾鄉西人學說矣。陳墓志

時媢妒先生者衆。謂先生之爲人。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行者也。吳摯父京卿聞而挫折之曰。天下有集中西之長而不能當大事者乎。往年嚴公多病。頗以病廢事。近則霍然良已。身強學富。識閎。救時之首選也。議者相悅以解。南海張□□侍郎□□因特科之詔。舉先生以應。京卿復遺書。謂特科徒奉行故事。不能得眞才。得矣亦不能用。願執事回翔審愼。自重其才。弗輕於一出也。（吳摯父尺牘卷一下二月二十八日答幾道書）

秋。特詔急人才。先生以王□□□□錫藩薦（據嚴復社會思想伍昭扆太守光建云入都在七月二十七八太守時在津）召對稱旨。諭繕所擬萬言書以進（陳墓志○案嚴譜云召見德宗詢近日有新著述否對以有擬上皇帝書計萬言已刊於天津之國聞報德宗命抄一分呈覽萬言書蓋先生所宿擬吳摯父尺牘卷一下戊戌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已云前讀尊擬萬言書現代文學史謂退上皇帝萬言書非其實也）其書略曰。……臣惟中國之積弱。至於今爲已極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洶洶。若專以外患爲急者。此所謂目論者也。……蓋今日各國之勢。與古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幷。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衞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丹麥。尙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與日費。量長較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彊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

負或異。死喪皆多。且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在各國有以比權量力。則彼將隱消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爲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爲治。尚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爲而不能爲。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尚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臣請得爲陛下深明之。臣聞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爲要圖。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彊兵爲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彊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後可幾。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

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峨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爲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爲榮。以負爲辱。蓋其所爭。不斷軍旅疆埸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辭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彊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礪河。渾整綿亙。其地勢利爲合。而不利爲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爲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爲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擾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爲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爲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生養相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彊爲哉。是故其垂謨著戒。則尙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原。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餓。而有以劑豐歉供租稅而已。其

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爲絜長度大之勁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饟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勁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爲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尙同。而旌其淳良謹愨者。所謂豪俠健果重然諾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萌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爲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常爲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爲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不幸爲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我相角。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終日之勢矣……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則見國勢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爲。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富且彊矣。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世

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爲。則其事非倡之於上固不可矣。……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衍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紜。設但支節爲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糜財力。使其爲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爲可慮者也。邇歲以來。朝野之間。其言變法以圖自彊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圉爲急矣。則請練陸營而更立海軍。或曰理財最優矣。則請造鐵路。開各鑛。而設官銀號。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則議廣開學館。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之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竭蹶。臣聞爲政之道。除舊布新。相因爲用者也。……竊謂前者諸事以治標而論。則事勢太逼。恐無救於危亡。以治本而論。則積疾未祛。亦無益於貧弱。其事誠皆各國所以富強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圖。第爲之而不得其序。則遠之有資敵之憂。近之有糜財之患。而於自彊之實。取之尚遙。何者。將以爲標。則救亡圖存。事尚有急於此者。以之爲本。則原始要終。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嘗曠觀時變。蚤夜以思。既深識大局之自爲難圖。又大願陛下之不可不勉。於未變法之前。陛下所亟宜

行者三。既變法之後。陛下之所宜先行者四。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惟陛下頫垂聖聽而已。臣所謂未變法所急宜行者三。一曰聯各國之歡。……二曰結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陛下果有意於圖變革講富強。亦在斷之而已。以上三端。皆未變法之前所亟宜行者也。蓋不聯各國之歡。則侮奪之事。紛至沓來。陛下雖變法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以為禦侮之資。雖聯各國之歡。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則搖手不得。雖欲變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國。二其事在萬民。三則在陛下之心。陛下果採臣議而次第行之。則為曠古之盛節。機關闔闢。而數千年之治運轉矣。然後因勢利導。所謂既變法所宜先者。臣請竭其愚慮。繼今而言之。嚴幾道文鈔卷一

文為大臣所嫉格不得上現代文學史○案此書未竟吳至父尺牘本年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云前讀厚擬萬言書以王荊文公上仁宗書後僅見斯文而已雖蘇子瞻當放出一頭地況餘子邪況今時粗士邪獨其辭未終不無遺憾務求賡續成之雖時已不能聽要不宜懲羹吹齏中作而輟中深意往復深婉而所言皆確能正傾救敗之策非耳食諸公貿臆所有可謂推崇備至又七月七日復答書云尊箸萬言書請車駕西游（上引節去原在聯各國之歡下）最中肯綮又他人所不敢言其文往復頓挫尤深美可誦自宜續成完書不宜中途廢止所示四事皆救時要政國勢陵夷萬物坐敝條舉件論不可一二盡又風俗不變不惟滿漢畛域不能渾化即鄉舉里選亦難免賄路請託黨援傾軋之弊而士著為吏善則人地相習不善則親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非萬全之策似不如不復枚舉但以勸遠巡為一篇歸宿斟酌今日財政於何籌此巡遊經費便是佳文

著國政之因革損益似非一篇中所能盡具也據此則先生亦欲賡續成之所謂既變法之後所宜先行者四亦約略於吳書中見之今已不可得見惜已

八月。德宗被幽。太后專政。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上行走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等六人。嚴譜 大學士王文勤公文韶 密示意先生離京。即日反津。據嚴復社會思想 有感事詩詠之云。求治翻爲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來。臨河鳴犢嘆。莫遣寸心灰。飲冰室詩話及嚴幾道詩鈔 林旭字暾谷。號晚翠 先生甫於六月中識之。九月哭之以詩云。相見及長別。都來幾晝昏。池荷清追暑。叢桂遠招魂。投分欣傾蓋。湛冤慘覆盆。不成扶耎弱。直是搆恩怨。憶昨皇臨極。殷憂國命屯。側身求輔弼。痛哭爲黎元。大業方鴻造。奇才各駿犇。明堂需杞梓。列辟貢璵璠。豈謂資羣策。翻成罪莠言。釁誠基近習。禍已及親尊。惝恍移宮獄。嗚呼養士恩。人情看翕訿。天意與偏反。夫子南州彥。當時士論存。一枝翹國秀。三峽倒詞源。薦剡能爲鶚。雄圖欲化鯤。楊叔嶠 譚復生 同御席。江建霞 鄭太夷 盡華軒。卿月輝東壁。郎星列井垣。英奇相揩拄。契合互攖援。重譯風皆聳。中興勢已吞。忽驚晚鶌鳩。容易刈芳蓀。古有身臨穴。今無市舉旛。血應漂地軸。精定叫天閽。猶有深閨婦。來從積德門。撫絃哀寡鵠。分鏡泣孤鸞。加劍思牽犬。爭權遇僨豚。空聞矜庶

獄。不得見傳爰投畀寧無日。羣昏自不論。浮休齊得喪。憂患塞乾坤。上帝高難問。中情久弗諼。詩篇同乘杌。異代得根原。莫更秦頭責。休將朕舌捫。橫流還處處。只合老丘樊。（狄楚青葆賢平等閣詩話卷二及瘉壄堂詩集卷上）○（案石遺室詩話卷七亦引之只二十四韻蓋本本年九月先生寄鄭蘇戡漢上之初稿狄所據則重定稿也親得之於先生皆見詩話中）又有綠珠詞云。情重身難主。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飲冰室詩話及瘉壄堂詩集）爲德宗發憤而作。兼哭晚翠者也。（據學衡第二十期先生與熊純如書札第六十一及飲冰室詩話黃氏見聞錄）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又譯成斯密氏計學四册。寄吳至父京卿商定。京卿答書云。斯密氏此書洵能窮極事理。鑱刻物態。得我公雄筆。爲之追幽鑿險。抉摘奧賾。眞足達難顯之情。今世葢無能與我公上下追逐者也。（吳至父尺牘卷二上正月廿日答嚴幾道書）二月七日又寄書京卿。論新舊二學當並存具列。且將假自他之耀。以袪蔽揭翳。並商譯事。京卿答書云。歐洲文字。與吾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製。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襲用中文。並亦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製。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獨中國諸書。無可放效耳。來示

謂行文欲求爾雅。有不可闌入之字。改竄則失眞。因仍則傷絜。此誠難事。鄙意與其傷絜。毋寧失眞凡瑣屑不足道之事。不記何傷。若名之爲文。里俗鄙淺。薦紳所不道。此則昔之知言者無不縣爲戒律。曾氏所謂辭氣遠鄙也。文固有化俗爲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子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言夥頤。在當時固皆以里語爲文。而不失爲雅。若范書所載鐵脛尤來大槍五樓五幡等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皆芟薙不書。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里鄙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如今時鴉片館等。此自難入文。削之似不爲過。倘令爲林文忠作傳。則燒鴉片一事。固當大書特書。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記平準。班氏之叙鹽鐵論耳。亦非一切割棄。至失事實也。……來示謂歐洲國史略似中國所謂長編紀事本末等比。然則欲譯其書。即用曾太傅所稱叙記典志二門。似爲得體。……歐洲記述名人失之過詳。此宜以遷固史法裁之。文無剪裁。專以求盡爲務。此非行遠所宜。中國間有此體。其最著者。則孟堅所爲王莽傳。若穆天子飛燕太眞等傳。則小說家言。不足法也。歐史用韻。今亦以韻譯之。似無不可。獨雅詞爲難耳。中國用韻之文。退之爲極詣矣。（同上卷二下二月廿三日答書）

譯英文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自繇論 On Liberty 著其譯例曰。或謂舊翻自繇之西文 Liberty 里勃而特。當翻公道。猶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說誤也。謹案里勃而特原古文作 Libertas 里勃而達。乃自繇之神號。其字與常用之 freedom 伏利當同義。伏利當者。無罣礙也。又與 slavery 奴隸 subjection 臣服 bondage 約束 necessity 必須等字爲對義。人被囚拘。英語曰 To lose his liberty 失其自繇。不云失其公道也。釋繫狗。曰 Set the dog at liberty 使狗自繇。不得言使狗公道也。公道西文自有專字。曰 Justice 札思直斯。二者義雖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此天成。殆無以易。中文自繇。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然此自是後起附屬之詁。與初義無涉。初義但云不爲外物拘牽而已。無勝義亦無劣義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須以爲惡。卽欲爲善。亦須自繇。其字義訓。本爲最寬。自繇者凡所欲爲。理無不可。此如有人獨居世外。其自繇界域。豈有限制。爲善爲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之。但自入羣而後。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爲界。此則大學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書。卽爲人分別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

也。斯賓塞倫理學說公 Justice in Principle of Eethics 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繇者。蓋不自繇則善惡功罪皆非己出。而僅有幸不幸可言。而民德亦無由演進。故惟與以自繇。而天擇爲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佛言一切衆生。皆轉於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能轉物者。眞自繇也。是以西哲又謂眞實完全自繇。形氣中本無此物。惟上帝眞神。乃能享之。禽獸下生。驅於形氣。一切不由自主。則無自繇。而皆束縛。獨人道介於天地之間。有自繇亦有束縛。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衆。由此可知自繇之樂。惟自治力大者。爲能享之。而氣稟嗜欲之中。所以纏縛驅迫者，方至衆也。盧梭 Rousseau 民約 Le Contrat Social 其開宗明義。謂斯民生而自繇。此語大爲後賢所呵。亦謂初生小兒。法同禽獸。生死飢飽。權非己操。斷斷乎不得以自繇論也。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眞。如老氏之自然。蓋謂世間一切事物。皆有待而然。惟最初衆父。無待而然。以其無待。故稱自然。此在西文爲 self-existence 惟造化眞宰。無極太極。爲能當之。乃今俗義。凡順成者皆自然矣。又如釋氏之自在。乃言世間一切六如。變幻起滅。獨有一物。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以其自存。故稱自在。此在西文。謂之 persistence。或曰 eternity。或曰 Conservation 惟力質本體。恒住眞因。乃

有此德。今乃斷取涅槃極樂引伸之義。而凡安閒逸樂者。皆自在矣。則何怪自繇之義。始不過謂自主而無罣礙者。乃今爲放肆。爲淫佚。爲不法。爲無禮。一及其名。惡義坌集。而爲主其說者之詬病乎。穆勒此篇。所釋名義。祇如其初而止。柳子厚詩云。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東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所謂自由。正此義也。由繇二字。古相通段。今此譯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爲古也。視其字依西文規例。本一玄名。非虛乃實。寫爲自繇。欲略示區別而已。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爲顛倒。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西人文法。本與中國迥殊。如此書穆勒原序一篇可見。海內讀吾譯者。往往以不可卒解。訾其艱深。不知原書之難。且實過之。理本奧衍。與不佞文字固無涉也。貴族之治。則民對貴族而爭自繇。專制之治。則民對君上而爭自繇。乃至立憲民主。其所對而爭自繇者。非貴族。非君上。貴族君上。於此之時。同束於法制之中。固無從以肆虐。故所與爭者。乃在社會。乃在國羣。乃在流俗。穆勒此篇。本爲英民說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國羣之分界。然其所論。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則無間君上貴族社會。皆不得干涉者也。西國言論。最難自繇者。莫若宗教。故穆勒持論。多取宗教爲論。中國事與相

方者。乃在綱常名教。事關綱常名教。其言論不容自繇。殆過西國之宗教。觀明季李贄桑悅葛寅亮諸人。至今稱名教罪人。可以見矣。雖然吾觀韓退之伯夷頌。美其特立獨行。雖天下非之不顧。王介甫亦謂聖賢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謂自繇之至者矣。至朱晦翁謂雖孔子所言。亦須明白討箇是非。則尤爲卓犖俊偉之言。誰謂吾學界中無言論自繇乎。須知言論自繇。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眞理。一不爲古人所欺。二不爲權勢所屈而已。使理眞事實。雖出之讎敵。不可廢也。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謂自繇。亞理斯多德嘗言。吾愛吾師柏拉圖。勝於餘物。然吾愛眞理。勝於吾師。卽此義耳。蓋世間一切法。惟至誠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爲聖賢。亦未有倍此而終不敗者也。使中國民智民德而有進今之一時。則必自寶愛眞理始。仁勇智術忠孝節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後爲有物也。是故刺譏謾罵。揚訐譸張。仍爲言行愆尤。與所謂言論自繇行己自繇無涉。總之自繇云者。乃自繇於爲善。非自繇於爲惡。特爭自繇界域之時。必謂爲惡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爲圓足。必善惡由我主張。而後爲善有其可賞。爲惡有其可誅。又以一己獨知之地。善惡之辨。至爲難明。往往人所謂惡。乃實吾善。人所謂善。反爲吾惡。此干涉所以必不可行。非任其

自繇不可也。案據嚴譜繫本年蔡子民年丈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說同又案譯凡例末著時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今以繫於此者所以釋自繇二字於文較順也時俄羅斯闚我東北之地甚急。先生曰。甲午東事以還。彼族常以剖分支那爲必至之事。顧無如其人滿何。此所以但攬其利源而後其土地至其力爭經營。亦不以此易彼也。獨長城以外。生齒較稀。遼瀋之間。土地尤美。動植以近海而滋。卝產以近極而積。則俄羅斯視爲禁臠。而在所必爭者矣。且以遠近形勢言之。俄於支那。其情亦與各國異也。故中國之大患終在俄。原富部丁篇七案語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千九百年先生四十八歲

繼配朱夫人來歸。嚴譜○案黃公度按察遵憲人境廬詩草卷己亥續懷人詩懷先生詩云一卷生花天演論因緣巧作續紘膠絳紗坐帳談名理勝是麻姑背痒搔似續娶在己亥存疑其本事今亦不可詳矣生子二。璿，玷。女三。璆。瓏。瑱。

五月。拳匪事起。先生倉皇避地上海。嚴譜賃廬閘北長康里。據伯玉京卿言羣籍俱散失。羣己權界論譯凡例先生總辦水師學堂。前後凡二十年。至是始辭去。據嚴譜嘗謂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光建昭扆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劭廉少泉竺實。而過於拘謹。二者之外。餘雖名位煊赫。皆庸材也。學衡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十七

開名學會講演名學。嚴氏家藏吳至父京卿致先生書云亂後不知我公消息近閱中外日報知先生近開名學會可見達人善己兼懷濟物之盛心企佩無量見嚴復社會思想

(京卿尺牘不錄)一時風靡。學者聞所未聞。吾國政論之根柢名學理論者。自此始也。(據嚴復社會思想)

七月。聯軍陷京師。德宗奉太后西狩。東南各省。與列國有東南互保之約。上海人士。邀集各省人民。組織國會。推南海容□□□□(閎)及先生爲正副會長。(據中國報學史及嚴譜)

八月。聯軍陷山海關北塘礮臺等地。我軍累敗。朝議媾和。先生曰。北方之亂。雖所以戰者非。而其臨陳鄉敵之氣。發揚蹈厲之風。較之甲午乙未之際。誠有進焉。然而未足以邀利何也。當此之時。自國人深憾西人之意而言之。凡可以殺敵致果者。固莫不爲。非有所慮於公法。尤非有所愛於西人也。然戕殺不執兵之教士教民。既爲不武矣。乃以直隸數萬之官軍。不能勝千人死守之租界。以京城數萬之練營禁旅。不能破數百人保護之使邸。而北倉潞河之交綏遂潰者。又不足論已。夫戰之甚力如此。器之甚利且衆如此。敵之始本單弱又如此。而卒至敗衄於連雞之軍者。則於戰之術有未盡。可知已。是故整軍經武之道。徒衆徒勇。不足恃也。必且知方焉。然則設學教民之道尚焉矣。(原富部戊篇一案語)

閏八月二十二日。與上海救濟善會主辦陸純伯部郎(樹德)登愛仁輪北上。救濟京津一帶難民。同

行者。尙有德醫官貝爾榜德人喜士。陳敬如季同德文翻譯洪肇生。中先生先歸。是役共援出被難官民五千五百八十三人。（陸純伯救難日記○陳墓志方拳匪禍作君自是避地居滬上者七年蓋非其實矣且明年春又有赴津之事居甚久）譯計學脫稿（據嚴譜）易名曰原富（據吳至父尺牘）

删禮卿京卿（光典）請譯穆勒約翰名學。System of Logic（嚴譜○案先生名學淺說自序曰不佞庚子辛丑壬寅間曾譯穆勒名學半部則成書不在本年矣）先生引其前曰案邏輯 Logic 此翻名學。其名義始於希臘。爲邏各斯 Logos 一根之轉。邏各斯一名兼二義。在心之意。出口之詞。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則爲論。爲學。故今日泰西諸學。其西名多以羅支結響。羅支即邏輯也。如斐洛羅支 Philology 之爲字學。唆休羅支 Sociology 之爲羣學。什可羅支 Psychology 之爲心學。拜訶羅支 Biology 之爲生學。是已。精而微之。則吾生最貴之一物。亦名邏各斯。（天演論下卷十三篇所謂有物渾成字曰淸淨之理即此物也）此如佛氏所舉之阿德門。基督教所稱之靈魂。老子所謂道。孟子所謂性。皆此物也。故邏各斯名義。最爲奧衍。而本學之所以稱邏輯者。以如貝根言。是學爲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明其爲體之尊。爲用之廣。則變邏各斯爲邏輯以名之。學者可以知其學之精深廣大矣。邏輯最初譯本。爲固陋所及見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譯。近日

稅務司譯有辯學啓蒙。曰探。曰辯。皆不足與本學之深廣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學譯之。蓋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奧衍精博。與邏各斯差相差。而學問思辨。皆所以求誠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穆勒名學部首引論）

本年伯玉京卿歸國　次子瓛殤（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千九百零一年）先生四十九歲

三月。（據飲冰室詩話）應潞河張燕謀學士（翼）之招。赴津主開平卝務局事。（嚴譜○案嚴譜繫此事於李文忠公卒下文忠卒在八月前後倒置非也）瀕行。和南昌熊季廉解元（元鍔）詩云。一十九稘初告終。摶摶員地趨大同。神機捭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爲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同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泯纖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爲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蒙衝。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知天意存混一。異類殊族終棣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毳當爐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旣懲勿省庸非蒙。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欲持建鼓撾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褎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兩黨方相攻。去年北

方致大釁。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既。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謦欬。知交乃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僂指先屈南昌熊。心期渾欲忘彼己。圭角細與加磨礱。人生行止不自詭。扁舟忽欲隨南風。溯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眞氣如長虹。橫流他日儻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季廉先生高足弟子也。（飲冰室詩話卷二及瘉壄堂詩集卷上）

四月。致書吳至父京卿乞爲原富作序。（吳至父尺牘四月十八日答書）張菊生比部（元濟）鄭稚辛孝廉（孝檉）並爲作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附於後（據原富譯事例言）

八月。作原富譯事例言。略云。計學西名葉科諾密。economics 葉科此言家。諾密爲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案先生謂"economics"一語出於希臘文之ol'kov'onos. 葉科即"ecs"爲"ol'ko"之轉此言家也諾密即"nomics,"爲聶摩(v'o uos H. v'euecv)之轉此言管理也故言計學之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爲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爲邦國天下生食爲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衆。故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脗合。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爲過陿。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爲義。不止於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爲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然則何

不徑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峇氏之所自名也。且其書體例。亦與後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達用多於明體一也。匡謬急於講學二也。其中所論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羅之言。於計學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學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謂計學創於斯峇。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為專學。其散見於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至於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峇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侖 Richard cantillon 若特嘉爾。Josiah Tucker 若圖華尼。Du Verney 若休蒙大闢。David Hume 若哈哲孫。Francis Hutcheson 若洛克。John Locke 若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de Montespuien 若麥庚斯。(案未詳) 若柏柢。William Petty 其言論謦欬。皆散見於本書。而所標重農之旨。大抵法國自然學會之所演者。凡此皆大彰著者也。獨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徵。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而後世知食貨為專科之學。

此所以見推宗匠。而爲新學之開山也。計學於科學爲內籀之屬。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爲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圖 David Ricardo 穆勒父子。（即穆勒詹姆士 James Mill 與穆勒約翰司徒亞特 John Stuart Mill）之所論著。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 William Stanley Jovans 馬夏律 Alfred Marshall 諸書。則漸入外籀。爲微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故計學欲闚全豹。於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爾 Francis Amasa Walker 馬夏律三家之作。皆宜迻譯。乃有以盡此學之源流。而無後時之歎。此則不佞所有志未逮者……計學以近代爲精密。乃不佞獨有取於此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攷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爲之證喻。不若他書勃窣理窟。絜淨精微。不便淺學。四也。……

……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爲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顚倒附益。獨於首部篇十一釋租之後。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要義譯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專言荷京版克。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瑣節。則刪置

之。又部甲後。有斯訟及羅哲斯 James Edwin Thorold Rogers 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倫敦麥價表。亦從刪削。……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係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訟之言。於時事有關合者。或於己意有所根觸。輒為案論。丁寧反覆。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嗟乎。物競天擇之用。未嘗一息亡於人間。大地之輪廓。百昌之登成。止於有數。智佼者既多取之而豐。愚懦者自少分焉而嗇。豐嗇之際。盛衰係之矣。且人莫病於言非也而相以為是。行禍也而相以為福。禍福是非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熒之。而況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其所以亡失者。已無藝矣。此予智者罟擭陷阱之所以多也。欲違其災。舍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而學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學之律令。亦無益也。自秦愚黔首二千歲於茲矣。以天之道。舟車大通。通則雖欲自安於愚。無進於明。其勢不可。數十百年以往。吾知黃人之子孫。將必有太息痛恨於高曾祖父之所為者。嗚呼。可不懼哉。（案著其月日曰八月既望書於輔自然齋）大學士直隸總督李文忠公（鴻章）薨。先生有挽句曰。使生平盡用其謀。其成功或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嚴譜）

十一月。吳至父京卿序原富成。寄先生。見原富卷首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千九百零二年 先生五十歲

長沙張文達公百熙爲管學大臣。娉先生爲編譯局總辦。據嚴譜及庸言報第一卷第十三號羅惇曧京師大學堂成立記○案嚴譜作總纂羅記作總辦不知孰是今姑從羅記

林琴南孝廉紓曾又固宗鞏魏春叔易及公子伯玉京卿副之。據京師大學堂成立記聚海外奇書千數百帙堂室殆滿畏廬文集江亭餞別圖記時吳至父京卿方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時相過從。京卿深知中國之不可不謀新。而每憂舊學之消滅。先生曰。不然。新學愈進。則舊學愈益昌明。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據嚴譜

譯成穆勒名學半部。名學淺說自序○嚴譜繫於癸卯誤凡八篇。曰論名學必以分析語言爲始事。曰論名。曰論可名之物。曰論辭。曰論辭之義蘊。曰論申辭。曰論類別事物之理法兼釋五旌。曰論界說而冠以引論。見本書目錄

原富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原書末葉 復譯法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法意。Spirit of Law

法文原名爲 Esprit des Lois 案此書不知譯始於何年中有案語涉原富云羅約翰事見原富部人曾攷身世崖略著之後案據此則此譯當在譯原富之後姑繫於此

八月．林琴南孝廉爲繪尊疑譯書圖 畏廬文集尊疑譯書圖記

歲暮譯羣學肄言成．於本年凡三易稿．羣學肄言原刻課餘贅語 曾就商於林琴南孝廉．國聞周報第七卷第八期凌霄一士隨筆 孝廉以譯歐西說部．與先生齊名．天下有嚴林之目．孝廉輓先生聯有云齊名吾有愧廬前王後江湖猶是說嚴林見凌霄一士隨筆 既殺靑．乃自序之曰．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窔．而大闡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肄言．以導厥先路．二十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譾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

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瘉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期月之勤。爲迻譯之如左。其叙曰。含靈秉氣。羣義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緜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操刃傷指。譯砭愚第一。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掎摧。雖無㕣合。甯尠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第二。眞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幺匿。Unit 聚曰拓都。Aggregate 知散之顯。萬法所郛。譯喻術 Na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 第三。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虛道。各自爲楦。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佪中庸。譯知難 Difficult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第四。難首在物。是唯心所傳聞異辭。相爲旅距。見者支葉。孰察本根。以槿議椿。如蝨處褌。譯物蔽 Objective Difficulties 第五。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已量物。哀此心盲。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其羣害。譯智絯 Intellectual 第六。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玆目眚。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毀魔蝎。以是言羣。幾何能達。譯情瞀 Emotional 第七。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楊取爲我。墨尚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曷建皇

極。以救厥頗。譯學詖 The Educational Bias 第八。民生有羣。而傳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賊。反是爲專。矯亦失中。惟誠无妄。其例乃公。譯國拘 The Bias of Patriotism 第九。演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鬩。或怒譸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譯流梏 The Class Bias 第十。國於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獨責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諆。玄黃水火。鑒啎衡迻。譯政惑 The Political Bias 第十一。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衰。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 The Theological Bias 第十二。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厲於三科。曰乎間著。乎以觀法。間乃窮因。習著知化。乃凝於神。譯繕性 Discipline 第十三。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義乃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 Preparation in Biology 第十四。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 Preparation in Psychology 第十五。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厶戒偏。來道先路。盍勿孟晉。猶懷蘧廬。譯此縣論。敢告象胥。譯成章 Conclusion 第十六。

本年有書致上海外交報主人。近五千言。具論中國教育方鍼。並條擬新教育行政辦法。(據嚴譜) 其辦

法畫一條例云。一。時官局所譯西學。宜從最淺最實之普通學入手。以爲各處小學蒙學之用。其書期使中年士子漢文淸通者。一覽瞭然。以與舊學相副爲教。一。學生未進中學之先。舊學功課。十當處九。卽都不事。亦無不可。第須略變從前教育之法。減其記誦之功。益以講解之業。期使年十六七以後。能搦筦爲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一。取進中學堂。年格當以十六至二十爲率。務取文理旣通。中學有根柢者。方爲有造。而西文能不。可以不論。此後便當課以西學。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課。課中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一。如此四五年。便可升入高等學堂。爲豫備科。三四年後。卽可分治專門之業。凡高等學堂中。中文有攷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之。一。中學堂課。西文西學。宜用中國人。（洋人課初學西文多不得法）高等洎專門諸學。宜用洋教習。若人衆班大。則用華人爲助教。一。小學堂有中學教習。無西學教習。中學堂中西學教習竝有之。高等學堂有西學教習。無中學教習。至於專門。則經史文詞諸學。列於專科。此其大經也。一。各省如徧設中學堂。則無教習。……似宜於各省會先設師範學堂。（卽爲後日高等學堂之用）令學政於每縣學中咨高才生若干員。皆取年格弱冠者。聚而以中學之法教之。如此則五年以往。不患無師資矣。一。近今

海內年在三十上下於舊學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憤悱之意欲考西國新學者其人甚多……此亦國家所亟宜設流裁成收爲時用者也第時過而學自勵能求之轉譯而以華人之通西學與夫西人東人之通曉華文華語者爲之鄉道此誠不爲無益然終……不足以待有志之士必欲使之大成……道在眞之莊嶽之間也第於被選出洋之先至少須治西文三年英法德俄隨其所取初二年專治言語第三年則治科學……不通言語則出洋無益不了科學其觀物必膚故欲裁成此等之才其術與通行者異其選之也不可以不嚴其養之也不可以不足其鼓舞之也不可以不宏三者果行吾未見其不爲晚成之大器也……一今世學者爲西人之政論易爲西人之科學難政論有驕囂之風（如自繇平等民權壓力革命皆是）科學多樸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學則其政論必多不根而於天演消息之數不能喻也此未必不爲吾國前涂之害故中國此後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學使學者之心慮沈潛浸漬於因果實證之間庶他日學成有療病起弱之實力能破舊學之拘攣而其於圖新也審則眞中國之幸福矣（嚴幾道文鈔卷四○案先生生平最重教育常言國家教育置爲後圖根本不牢極爲可慮至今日而其弊見矣錄此以見先生計畫之一班）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千九百零三年）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十二日。吳至父京卿卒（據羣學肄言原刻譯餘贅語）於其鄉。（庸言報第一卷第十三號羅惇融京師大學堂成立記）先生方欲寄所譯羣學肄言乞序。而京卿適歸道山。先生哭之慟。曰。不佞往者每譯脫稿。輒以示吳先生。老眼無花。一讀即闚深處。蓋不徒斧落徽引。受裨益於文字間也。故書成必求其讀。讀已必求其序。今惠施去而莊周亡質。伯牙死而鍾期絕絃。自今已往。世復有能序吾書者乎。（據羣學肄言原刻譯餘贅語）集玉谿劍南詩句挽之曰。平生風義兼師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據嚴譜及古今聯語彙選初集）又挽之以詩曰。仙舟幾日去東瀛。梁木歸來忽就傾。難遣此哀唯後死。忍將不慭累先生。人間雞壅方爲帝。海內雄文孰繼聲。地下儻逢曾太傅。定知老淚各縱橫。（瘉壄堂詩集）先生常言。吾國人中舊學淹貫而不圖夷新知者。湘陰郭侍郎後。吳京卿一人而已。（嚴譜）

四月。羣學肄言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羣學肄言初印本末頁〇案賀麟嚴復的翻譯云一九〇二年出版誤）

六月。自繇論易名曰羣己權界論。初此譯佚於庚子之亂。適爲西人所得。本年春郵以見還。乃略加改削。（據羣己權界論譯凡例〇案嚴譜繫此於四十九歲下誤也）作譯凡例。復自序之。曰。嗚呼。揚子雲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間。吾國考西政者日益衆。於是自繇之說常聞於士大夫。顧竺舊者旣

驚怖其言。目爲洪水猛獸之邪說。喜新者又恣肆泛濫。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以二者之皆譏。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顏曰羣己權界論。畀手民印版以行於世。夫自繇之說多矣。非穆勒氏是篇所能盡也。雖然。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繇之說乃可用耳。（見書首）九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案賀麟嚴復的翻譯云一八九九年出版誤）先生覩當時激亢者多議論。遂趍於保守。（據蔡子民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常謂自繇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坐中陳之。（陳墓志）

復譯英人甄克思 Edward Jenks 社會通詮。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至十月譯成。（案末篇識語著十月）有案語曰。中國社會。宗法而兼軍國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種。不以國。觀滿人得國幾三百年。而滿漢種界。釐然猶在。東西人之居吾土者。則聽其有治外之法權。而寄籍外國之華人。則自爲風氣。而不與他種相入。可以見矣。故周孔者。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經法義言。所漸漬於民者最久。其入於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而皆合。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或甚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吾人種智

之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患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時日俄俱鬩伺於我東北。論者畏俄甚於畏日。先生曰。論者特震於其外云耳。以言其實則俄不足畏也。種雜。而所收者多半化之民。其弱點一也。其政之不修。弊之所叢。隨地而有。其弱點二也。財賦空虛。而猶勤遠略。其勤遠略也。正以泯其內亂。所謂至不得已者也。其弱點三也。以半化之國。與文明鄰。民心浮動。日益思亂。其弱點四也。其虜立者以軍制耳。一役敗衄。則革命立至。其弱點五也。所收諸屬。爲合不深。根本一搖。全體解散。其弱點六也。俄於戰事最有功者。前敗拿破崙之師而已。此雖天幸。然足以鼓舞其民。自茲以往。舍苦來米亞而外。未聞俄有大役也。故其兵力之堅脆。不可知之事也。此其弱點七也。其爲弱點之多若此。吾意俄今之所以勝中國者。其在上之國主官吏爲文明人耳。舍此以外。實無所優於中國也。特於本書案語著之。 十一月。自序之曰。異哉吾中國之社會也。夫天下之羣衆矣。夷攷進化之階級。莫不始於圖騰。Totemistic Society 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方其爲圖騰也。其民漁獵。至於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間。其相嬗而轉變者。以游牧。最後由宗法以進於國家。而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蛻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業大抵猶耕稼也。獨至

國家。而後兵農工商四者之民備具。而其羣相生相養之事乃極盛。而大和強立。蕃衍而不可以尅滅。此其爲序之信。若天之四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期有遲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吾嘗攷歐洲之世變。希臘羅馬之時尙矣至其他民族。所於今號極盛者。其趾封建。略當中國唐宋間。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厪厪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進之銳耶。乃還觀吾中國之歷史。本諸可信之載籍。由唐虞以迄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於此時最備。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物窮則必變。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田。燔詩書。坑儒士。其爲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雖霸朝之事。侵奪民權。而迹其所爲。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爲軍國社會者與。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亂常自若。獨至於今。籀其政法。審其風俗。與其秀桀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則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緣不去。存於此土者。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嗟乎。歐亞之地雖異名。其實一洲而已。殊類異化。並生其中。苟溯之邃古之初。又同種也。乃世變之遷流。在彼則始遲而終驟。在此則始驟而終遲。固知天演之事。以萬期爲須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爲無因之果。而又

不能不爲吾羣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此不佞迻譯是編．所爲數番擲管太息．繞室疾走者也． 十二月夏穗卿禮部爲之序． 日俄戰起．

熊季廉解元訪先生於京師．請爲英文文譜．時吾國之習英文者益衆．然學者每苦其法之難通．求之於其淺．又罕能解其惑而饜其意．於是先生乃以數月之力．雜采英人馬孫摩栗思等之說．至於析辭而止．旁行斜上．釋以漢文．廣爲設辟．顏曰英文漢詁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據英文漢詁自序 季廉又出所平老子．就正於先生．先生爲芟薙十九．而以己意列其眉．久之丹黃殆徧．以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亦間有取焉．先生評點老子道德經熊元鍔序 先生嘗謂季廉．老子之說．獨與達爾文孟德斯鳩斯賓塞相通．評點老子道德經夏曾佑序 季廉以示義寧陳散原主事．三立 散原嘆絕．以爲得未曾有．促季廉刊行．後季廉復請先生附益千數百言．熊元鍔序○案此事不知在本年何月姑繫於末

本年伯玉京卿以參佐隨孫慕韓太常出使法蘭西．據林琴南送嚴伯玉之巴黎序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千九百零四年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社會通詮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案賀麟嚴復的翻譯云在一九○三年出版誤

辭編譯局事。出都赴上海。知交觴先生於陶然亭。嚴譜皆痛惜先生之去。沈濤園中丞瑜慶郭春榆侍郎曾炘張珍五侍御元奇羣倡爲詩。和者十餘人。先生亦有長歌。有云。君知國有崔乘軒。何必心驚燕巢幕。乾坤整頓會有時。報國孤忠天鑒之。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輪欲轉知我衰。自慙厚糈象非才。手版抽將歸去來。瘉壄堂詩集林琴南爲補圖。曰江亭餞別圖。紀其事。復序其首。據林琴南江亭餞別圖記題咏者甚多。嚴譜○案此事不知在何月。據江亭餞別圖記有蘆柳初茁黃綠參互云云。則初春時也。

六月。俄軍累敗。國內革命黨勢益猖獗。先生曰。俄之所敗者。以取強也。日之所以勝者。不得已也。顧不得已前。尚有無數事在。非不知雄而守雌者所可籍口也。評點老子道德經七月十三日識語

本年四子璿生。字曰季將。伯玉京卿言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千九百零五年先生五十三歲

春。張燕謀學士以開平鑛務局訟事。約先生同赴倫敦。據嚴譜○案學衡第二十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眞跡云丙午同張燕謀赴英國蓋誤記陳散原主事散原精舍詩卷甲辰冬有送先生至倫敦詩則此行自在本年春初也時孫中山博士文適在英。聞先生之至。特來訪。談次先生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爲今之

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博士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君爲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嚴譜）後與張燕謀學士議論不合。不終事而歸。（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眞跡）順涂游法蘭西瑞士羅馬各地。折至意大利之稽諾亞。Genoa 登德國郵船東歸。（嚴譜）

五月。英文漢詁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

八月。熊季廉以評點老子道德經鈔付活版於日本東京。（據熊序）而序之。其略曰。讀是書者。紆神澄慮。去其所先成於心。然後知原書自經平點。字字皆有著落。還諸實地。正無異希世瓌寶。久瘞荒山。一經拭磨。羣知可貴。（熊序）先生與熊季廉解元書論北洋大臣袁世凱。測其終凶。（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世凱於先生極相引重。（侯疑始秘書洪憲舊聞籌安盜名記注）曾數四相邀。先生終蕭然自遠。（學衡）世凱遂有嚴某縱聖人復生。吾亦不敢再用之語。（籌安盜名記注）日俄媾和。

本年穆勒名學由蒯氏金粟齋刻成。（據原刻本）其後先生思賡續其後半而未逮。自云。以人事卒卒。又老來精神茶短。憚用腦力。而穆勒書精深博大。非澄心渺慮。無以將事。（名學淺說自序）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千九百零六年）先生五十四歲

上海知交請演講政治學。計在青年會演講八次而訖。名所演講者曰政治講義。嚴譜自序之曰。余治天學。至於有明之世。波蘭人歌白尼 Nikolaus Copernicus 盡破地靜天動舊說。證地爲日局行星之一。歲歲繞日。與諸緯彗孛同以定時循軌。即日亦非常靜不徙者。羣以圜繞。太陽居中。以空游縣行。趨於御女。蓋一出入息間。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喟然嘆曰。偉哉科學。五洲政治之變。基於此矣。蓋自古人羣之爲制。其始莫不法於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爲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爲吾踐。此貴賤之所由分。而天澤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說確然不誣。民知向所對舉而嚴分者。其於物爲無所屬也。蒼蒼然高者。絕遠而已。積虛而已。無所謂上下也。無所謂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隨地皆可以極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斷斷乎無此別也。此貴賤之所以不分。而天澤之所以無取也。三百數十年之間。歐之世變。平等自繇之說。所以日張而不可遏者。溯其發端。非由此乎。且天演者。時進之義也。古之人發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載籍。莫不有致。然而最後百年。其學乃大盛。得此以與向之平等自繇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於謀新。而牽舊之思少矣。嗚呼。世變之成。雖曰天運。豈非學術也哉。雖然。尚有說也。夫背苦而向樂者。人情

之大常也。好善而惡惡者。人性所同具也。顧境之至也。苦樂未嘗不並居。功之呈也。善惡未嘗不同域。方其言樂而苦已隨之。方其爲善。而惡已形焉。夫人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隮昏亂。乃卽在此爲進之時。其進彌驟。其涂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悵悵無歸。或以滅絕。是故明者愼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知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況富貴利行之汚者乎。夫而後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羣矣。而課其果效。惡苦則取其至少。善樂則收其至多。噫。此輕迅剽疾者之所以無當於變法。而吾國之所待命者。歸於知進退存亡之聖人也。（嚴幾文鈔卷三）二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案至四月重印後竟絕版至民國十九年七月又由上海金馬書店重版印行）

譯法意脫稿。（嚴譜○案本書第二十一卷第九章案語云乙巳五月波羅的海旅告熸而俄國乞和之使出矣則脫稿自在乙巳以後嚴譜繫本年是也賀麟嚴復的繙譯以爲出版在一千九百零二年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以爲在一千九百零四年皆誤又賀麟以此書與天演論穆勒名學同爲先生初期譯本尤謬）法意原文多奧賾晦澀先生自謂譯文得未曾有。能取之九幽之中。襮之白日之下。然可爲知者道。難爲外人言也。（第五卷第十章案語）八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

九月。詔試游學畢業生。（清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以外務部尙書唐紹儀任總裁。先生被派爲同考官。（據嚴復社會思想）

得陳錦濤顏惠慶等三十一人賜進士舉人出身有差。（清史紀事本末）

冬出都反上海。遇王書衡推丞。（式通）語及近年國文之寖衰。科學之無實。太息不已。以先生教人瀏覽古書熟精西文為研究新學之根抵也。（據石遺室詩話卷六王書衡推丞題皕宋樓藏書源流攷十二絕句第十首注）

安徽巡撫于庫里忠愍公（恩銘）聘先生為安慶高等學堂監督。（嚴譜○案此事不詳在本年何時姑繫於末）

本年伯玉京卿回國（伯玉京卿言）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千九百零七年）先生五十五歲

夏于庫里忠愍公被刺卒。（據清史稿本傳）先生尋亦辭職去。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千九百零八年）先生五十六歲

應直隸總督楊文敬公（士驤）之聘赴津。旅次手批王荊公詩集自遣。（嚴譜）

七月有女學生旌德呂氏。（案名碧城）諄求授以名學。因取英人耶芳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名學淺說。Primer of Logic 排日譯示講解。經兩月成書。中間詮恉。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辟。則多用己意更易。先生嘗言吾之為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書與否。所不論也。先生友朋或訾先生不

自爲書。而獨拾人牙慧爲譯。非卓然能自樹者所爲。先生笑頷之而已。據名學淺說自序

學部尚書鄂卓爾文恪公榮慶聘先生爲審定名辭館總纂。自此凡歷三年。積稿甚多。據嚴譜○案積稿今尚存教育部現代中國文學史云其後章士釗董理其稿草率敷衍乃彌可驚嘆復籍館覓食未拋心力爲之也

宣統元年己酉一千九百零九年先生五十七歲

四月。派充憲政編查館二等諮議官。及清理財政處諮議官。福建省顧問官。宣統元年最新職官錄

八月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赴歐洲考察海軍。據海軍大事記以先生海軍宿學。欲與偕行。先生以病辭。新語林卷三

十二月初七日。上諭欽賜文科進士出身。據石遺室詩話卷五清史紀事本末及陳墓志先生作詩云。自笑衰容異壯夫。歲寒日莫且踟躕。平生獻玉常遭刖。此日聞韶本不圖。豈有文章資黼黻。恥從前後說王盧。一流將盡猶容汝。青眼高歌見兩徒。石遺室詩話卷五及痡壄堂詩集○案嚴譜繫此事於庚戌誤也譓曾以訊之伍昭扆太守太守係同賜出身者亦曰在本年證以先生詩歲寒日莫云云益可知十二月上諭之說確也太守又曰詔下先生泊然無所動初詹天佑力懇袁世凱謀此事然不能爲一人謀請詔各省保薦先生以名重列名初定十八人或惎之曰何得與十八學士同數遂益一人隱以毛遂十九人爲況宜先生有恥從前後說王盧之言矣其後鄭孝胥暱以二詩曰。嚴侯本武人。科舉偶所慕。弃官更

納粟。被刖嘗至斐。平生等身書。紘誦徧行路。晚邀進士賜。食報一何莫。回思丙丁間。春闈我猶赴。都門有文會。子作必寄附。傳觀比尤王。一讀舌俱吐。誰知厄場屋。同輩空交譽。天傾地維絕。萬事逐煙霧。八股竟失亡。當時殊不悟。寒牕抱卷客。億兆有餘詛。吾儕老更黠。檢點誇戲具。煩君發莊論。習氣端如故。又左侯（左宗棠）居軍中。太息謂歐齋。（林壽圖以進士出身官陝西布政使時左官陝甘總督也）屈指友朋間。才地有等差。進士勝翰林。舉人又過之。我不得進士。勝君或庶幾。歐齋奮然答。霞仙（劉蓉以諸生從戎累官陝西巡撫）語益奇。舉人何足道。卓絕惟秀才。言次輒捧腹。季高怒豎眉。觀君手制藝。折肱信良醫。少年求進士。得之恃少遲。風味如甘蔗。倒嚼境漸佳。何可遽驕滿。持將傲吾儕。不穀雖不德。自知背時宜。三十罷應試。庚寅直至斯。誓抱季高說。不顧歐齋嗤。君詩貌煩冤。內喜堪雪悲。官裏行相促。老蒼仗頭皮。八股縱已亡。身受仗餘威。知君不忘故。得意還見思。（海藏樓詩卷六〇案鄭詩編年有誤不可據）

宣統二年庚戌（一千九百零十年）先生五十八歲

四月。詔定八月二十日召集資政院。並預頒欽選議員。先生與吳士鑑勞乃宣章宗元陳寶琛沈家本江瀚喻長霖沈林一陶葆廉同以碩學通儒徵為資政院議員。（據清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及陳墓志）

十一月廷旨設立海軍部。海軍大事記 朝旨特授海軍協都統。嚴譜○案嚴譜繫在己酉云海軍部新設朝旨授云云攷海軍部之立實在本年十一月則特授亦當在此時嚴譜誤也陳墓志據譜亦誤清史稿二百七十二卷本傳謂三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似又以三年特授一等參謀官而誤也

本年。五子玷生。字曰無玷。伯玉京卿言

宣統三年辛亥一千九百十一年 先生五十九歲

朝旨特授海軍部一等參謀官。據陳墓志

九月。武昌革命軍起。 民國初建。政府未立。先生作詩曰。鐙影廻疏櫺。風聲過簷際。美人期不來。烏啼蜃膔白。瘉壄堂詩集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一千九百十二年 先生六十歲

二月十二日以下日月從太陽曆 清宣統帝下詔遜位。參議院選舉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世凱之督直隸。招先生不至。以爲憾。及罷政歸。詆者蠭起。先生獨抗言非之。陳墓志 謂世凱之才。一時無兩。中國現代文學史 則又感先生。陳墓志 至是遂任命先生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是時學生八百十八人。每科各置學長一人。先生兼任文科學長。以張祥齡爲法科學長。吳乃琛爲商科學長。葉可樑爲農

科學長。胡仁源爲工科學長。東方雜誌十六卷三號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於五月十五日開學校中一切規模。頗有更張。當受事之始。與其弟子熊純如□□□書曰。平生見當事人所爲。每不滿志。而加譏評。甚者或爲悼惜深慨。及其事至職加自課所行。了不異故。夫如是。他日者猶搖議論。鼓唇舌。以從一世人之後。此其人眞不知人道有羞惡矣。故自受事以來。亦欲痛自策勵。期無負所學。不怍國民。至其佗利害。誠不暇計。比者。欲將大學經文兩科合併爲一。以爲完全講治舊學之區。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隊。且又悟向所合謂一爐而冶之者。徒虛言耳。爲之不已。其終且至於兩亡。故今立斯科。竊欲盡從吾舊。而勿雜以新。且必爲其眞而勿循其僞。則嚮者書院國子之陳規。又不可以不變。蓋所祈嚮之難。莫有踰此者。學衡二十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補錄二

八月。海軍部設編譯處。以先生爲總纂。令部員繙繹外國海軍圖籍。海軍大事記○案新語林云民國授海軍少將不知在何時

十一月。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以事辭職。辭北京大學校校長。據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及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補錄三○案書札節鈔補錄三云方今吾國教育機關以涉學之人慕東制致楞窳不可收拾：：一教部使復回校必無此事其原因複雜難一二語盡也其爲辭職可知北京大學之成立及沿革一文只云因事辭職而已

又聘爲公府顧問。陳墓志

先生擬續譯穆勒名學而未果。嘗曰能於此書讀有心得。眞是鳳毛麟角。於十九稘哲學。思過半矣。據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手札墨跡

冬病喘欬據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補第五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一千九百十三年　先生六十一歲

上巳。先生與鄭叔進秘書沅○清侍讀　王書衡參議式通○清推丞　李木齋總長。盛鐸○清提學使　顧亞蘧秘書瑗　袁珏生編修勵準　楊昀谷秘書增犖○清主事　姚重光主事華　易實甫參事順鼎　楊晳子參政度　夏午詒秘書壽田○清編修　陳翼謀秘書士廣　梁任公總長啓超　等數十人修禊京師萬牲園。觴詠流傳。不減山陰蘭亭之會。新語林卷三

三月二十日。前農林總長宋遯初教仁　被刺。辭連政府。南北紛紜突起。七月。江西獨立。稱討袁軍。先生聞之。慨然謂所親曰。中央短處。在乎日矜有使令貪詐之能。於古今成說。所謂忠信篤敬諸語。不甚相信。至於今而其弊見矣。某督……則與法蘭西初次革命時之但唐魯白斯斐爾等。殆無以異。此種人才。其爲禍往往烈於小人者。以其自恃堅而昧於審物故也。……往者不佞以革命爲深憂。

身未嘗一日與朝列爲常參官。夫非有愛於覺羅氏亦已明矣。所以曉曉者。卽以億兆程度必不可以強爲。卽自謂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眞不足。目不見睫。常苦不自知耳。且鬧然之風。誰實倡之。苟律以子輿氏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義。則黨人往所劉刃施轟者。豈皆悉合於天理。嗚呼。平陂往復。此佛氏之所以悲輪廻也。……至於國命所關。則有其深且遠者。其最足憂。在用共和而不知擧權之重。放棄販賣。匪所不爲。根本受病。此樹不能久矣。（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手札節鈔補錄五）先生旣感時驚心。每有切論。談言微中。不爲苟同。足以資監觀裨國是者不尟焉。（現代中國文學史）

九月。討袁軍平。十月。國會正式選擧袁世凱爲大總統。論者多謂國家從此統一。先生獨以爲甚不敢必。謂前之現象。以民德爲之因。今之民德則猶是也。其因未變。則得果又何從殊乎。國家欲爲根本計畫。（如賦稅統系敎育改良之類）其事前皆須有無限豫備之手續。而今之人則欲一蹴而幾。又烏可得。少年人大抵狂於聲色貨利之際。卽其中心地稍淨者。亦聞一偏之說。圖薄古昔而急欲一試。以謂必得至效。隶情見勢屈。始悟不然。此時卽有次骨之悔。而所亡已多。今日之事。不如是邪。（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

第一又以民生困苦……爲慮。謂此爲革命最切原因。法之爲法。正亦坐此。不知者乃一切委之人事。

不知人事亦其果耳。況幾觀變之士。策其勢之所必趣。而有以善持其敝。則如遇颶之舟。幸而出險。昧者當之瞢然一切。循其故軌。甚或以苟且之小智當之。必無幸矣。爲今之計。則世局已成。雖聖者亦無佗術。亦惟是廣交通。平法政。勤教育。以聽人人之自謀。蓋物競天擇之用。必不可逃。善者因之。而愚者適與之反。優劣之間。必有所死。因天演之利用。則所存者皆優。反之則所存者皆劣。顧劣者終亦不存。而亡國滅種之終效至矣。同上第二

在中央教育會演說讀經當積極提倡。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注 又謂學校讀經自應別立一科。而所占時間不宜過多。寧可少讀。不宜删節。亦不必悉求領悟。至於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課本之中。與讀經不妨分爲兩事。蓋前者所以嚴古尊聖。而後者所以達用適時。……士生蛻化時代。……依乎天理。執兩用中。無一定死法。止於至善而已。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四〇此說本在三年因類出此

十二月。六十一初度。韓生以詩見寄。次三十六韻爲答詩曰。成毁相因果。賢愚孰判分。立誠斯感物。執象總迷眞。緬昔承平日。緊余澹蕩人。所嗟聞道晚。常恐受恩深。饜飲津沽水。燕居二十春。涓塵忘海岳。高下信乾坤。明發求無忝。生涯識有羣。萬間懷夏屋。一得永宵欣。學有今荼蔗。胷無夙怨恩。渾

渾時見極。九九或疑神。亦欲新民德。相將討國聞。裘成千腋集。書及萬言陳。敢謂恩無斁。方期德有隣。由來一爝火。不徹百重昏。積毀驚銷骨。羣吹起沸塵。不成一戰伯。徒使萬方嗔。輸幣仍前貫。回鑾祇舊云。普天呻負擔。剗地見創痕。豈謂圖強法。翻成失國因。朕言眞不再。大患乃無身。末命馮虛几。皇圖集近倫。龍飛羣首見。蠖屈幾人伸。伊傅原難降。研桑不易尋。運丁千世厄。民疾一夫尊。麐麐持三祀。睊睊隶八垠。平安望燧火。慧孛犯星辰。轍債貪人敗。言厖學子誅。早知民最貴。不必古能循。浙米非前甑。成風少妙斤。虛傳馨郅治。直作縱妖氛。眼閱滄桑換。心驚甲子新。元黃猶未已。衰白日交臻。吉語徵朋友。憂端悸夢魂。新知待培敕。舊德願終純。莫動扁舟興。羣扶大疋輪。因公惠佳什。爲數鯉魚鱗。（瘉壄堂詩鈔）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一千九百十四年）先生六十二歲

一月二十六日。政治會議議決約法會議組織條例。旋先生被舉爲約法會議議員。（據陳墓志）

梁任公主庸言報。苦督先生爲通論。先生嘗謂自盧梭民約風行。社會被其影響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從其法。然實無濟於治。蓋其本源謬也。因作民約平議以應之。藉藥社會之迷信。（據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

（札節鈔第三）其大指謂自繇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爲施。而非云民質之本如此也。夫言自繇而日趨於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於事實之發生。此眞無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者爲之本基。其間籀取公例。則必用內籀歸納之術。而後可存。若夫鄉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爲原則。演繹之。及其終事。罔不生心害政。盧梭之民約論出。以自繇平等爲天下號。適會時世民樂畔古。而盧梭文辭。又偏悍發揚。語辨而意澤。能使聽者入其玄而不自知。顧所謂民居之而常自繇常平等者。盧梭亦自言其爲歷史之所無矣。夫指一社會。考諸前而無有。求諸後而不能。則安用此華胥烏託邦之政論而毒天下乎。況今吾國人之所急者。非自繇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繇。而以利國善羣爲職志。至於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誠爲平國要素。而見於出占投票之時。然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其從違。要亦出於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爲何如。往往一衆之專橫。其危險壓制。更甚於獨夫。而亦未必遂爲專者之利。是以其書名爲救世。於窮簷編戶。嫗煦燠咻。而其實則慘礉少恩。恣睢暴戾。（庸言報第二十五六兩期合本）其說本之英哲家赫胥黎人類自然等差 Huxley On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en 一文。（章士釗甲寅雜志存稿讀嚴氏民約平議）於民約

論之利弊及歐洲政治思想變遷源流均論之甚詳。（嚴復的翻譯）

五月。簡任先生爲參政院參政。（據陳志）

七月。歐洲戰起。先生以爲其影響之大。殆非歷史上人所能夢見。從此中國舍自盡其力而外。別無可爲。或亂或治。或存或亡。殆非一昔之談所能盡也。德意志聯邦。自千八百七十年來。可謂放一異彩。不獨兵事船械事事見長。起奪英法之席。而國民學術。如醫如商如農如哲學如物理如教育。皆極精進。乃不幸居於驕王之下。輕用其民。以與四五列強爲戰。而所奉之辭。又多扁義。不爲人類之所通韙。……自鄙所觀察言之。則德不出半年八月。必大不支。甚且或成內潰。小而比之。今之德皇。殆如往史之項羽。即勝鉅鹿。即燒咸陽。終之無救於垓下。德皇即殘比利時。即長驅入巴黎。恐終亦無補於危敗也。蓋德皇竭力繕武二十餘年。用拿破崙與其祖維廉第一之術。欲以雷霆萬鈞之力。迅霆不及掩聰。用破法禽俄。而後徐及於英國。故其大命縣於速戰而大捷。顧計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 Liege 之致死爲抗也。奧人之節節失敗也。至於今。襄所期於半月十日之目的。乃遙遙而未達。（謂巴黎之破）而比法乃皆遷都矣。英人則節節爲持久之畫。疎通後路。維持海權。聯合三國。

不許單獨媾和。曹劌以一鼓當齊之三。以謂彼竭我盈。英人之術正復如是。至於德人軍術之精。器械之利。彼固早知其如此矣。吾輩於二國之間。固亦無所左右。特今日之事。實爲德人深惜。又嘆帝制之可爲而不可爲耳。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實力而不能虛心。故德英皆驕國也。德人之驕。益以剽悍。英人之驕。濟以沈鷙。由是觀之。最後墳場。可預計矣。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〇案第六書云德之君民摶心壹志者三十餘年決以武力與列強相見可謂壯矣獨惜所敵過衆恐舉鼎者終至絕臏吾輩試思國若英法俄者豈能中涂折服以俯首帖耳受戰勝之條件乎是以德人每勝則戰事愈以延長此固斷然可知者耳與上書略相同有精義附此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藉口英日與國。向德宣戰。攻青島。九月二十六日。強占我濰縣。十月六日。竟進占我濟南。先生聞耗。慨然曰。爲中國計。除是於古學宋韓侂胄。於今學清之徐桐。則含忍辱負痛四字。無他政策。夫云山東禍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機使之無所藉詞。則彼雖極端野蠻。終有所限。以俟歐洲戰事告息。彼時各國協商。而後訴之公會。求最後之賠贖。無論如何。當較今之不忍憤憤者爲勝耳。吾豈伈伈俔俔。但謀國之事。異於謀身。通計全盤。此時決裂。萬無一幸。第一存於財力。其次存於兵械。其次海軍。其次稍練任戰之陸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戰者。嚴復必不忍爲是言也。試問雖弱

之辱。方之萬劫不復爲何如。國民果有程度。則死灰之然。當尙有日。如其不然。戰而徒送國民於溝壑。誠何益乎。社會情狀。寂寂沈沈。恐此時政要其如此。無識之民。發揚蹈厲。轉害事也。（同上第六）

時國家危機四伏。先生建議導揚民國精神案。忠告政府。方鍼自謂苦無可期實效之辦法。中央財政。尙是補苴。教育置爲後圖。根本不牢。極爲可慮。（學衡七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七）

譯衞西琴 Dr. Alfred Westharp 中國教育議。（庸言報第二卷第三至第四號）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一千九百十五年）　先生六十三歲

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我政府提出五號二十一條要求。先生曰。倭乘羣虎競命之時。將於吾國求所大欲。若竟遂其畫。吾國誠破碎。顧從其終效而觀之。倭亦未必長享勝利。如此謀國。其眼光可謂短矣。倭雖島國。卅年以來。師資西法。顧所步趨。專在獨逸。甲午以還。一戰克我。再役勝俄。民之自雄。不可復遏。國中雖有明智。然在少數。不敵衆力。又國誠貧。見我席腴履豐。廓然無備。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爲最險也。雪恥吐氣。固亦有日。然非痛除積習不能。蓋雪恥必出於戰。戰必資器。器必資學。又必資財。吾人學術既不能發達。而於公中之財。人人皆有巧偸豪奪之私。如是而增

國民負擔。誰復甘之。即使吾為國家畫一奇策。可得萬萬之貲。以為擴張軍實之用。而亦不勝當事之貪情慾望。夫如是。則又廢矣。草衣木食。潛謀革命。則痛哭流涕。訾政府為窮凶極惡。一旦竊柄自雄。則舍聲色貨利。別無所營。平日愛國主義。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國民。雖為強者奴隸。豈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除却綜名覈實。豈有他涂可行。試觀歷史。無論中外古今。其稍獲強效者。何一非任法者邪。管商尙矣。他若趙奢吳起王猛諸葛漢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隨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儒者。（學衡七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九〇案第八書大略相同）又曰頗聞要求條件。乃日本海陸軍人黨所為。政府亦知其危險。顧欲保勢力權位。遂為所牽。其說盡信。去年德之趣戰。彊半亦軍人黨所催成也。大抵尙武之國。每患此弊。西方一德。東方一倭。皆猶吾古秦。知有權利。而不信有禮義公理者也。德案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謂戰為人類進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殺。尤為暢口。顧以正法眼藏觀之。殊為謬說。戰眞所謂反淘汰之事。羅馬法國。則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眞宰上帝。則如是國種。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則如是學說。必不久行。可斷言也。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說。一是趁此時機。使日得華。猶英得印。一是懍於白種之橫。自命可為導師。欲提挈中國。用中

國民命錢財以與白横相抗.不知二說實無一可.舉國成狂.而後有此叚使今番之事.彼倜然一意徑行.則恐歐洲列強至竟無柰彼何.而美人藉口孟祿主義.亦必退縮.然則日本求所大欲.行且逕得之與.曰必不然.彼之所爲.將徒毀中國而無所利.而數年之後.行且與中國俱亡.徒爲白人增長勢力而已.至於吾國今日政策.捨忍辱退讓四字.亦無他路可由.妄交一鋒.浪發一彈.政皆隊其計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萬在吾國境.然使我處處退讓而不允許.則不知彼將如何開戰交鋒也.即使渠欲殺欲奪.是固難忍.然一思戰後喪亡.較此爲多.且與以口實.則難忍者或亦可忍.彼之所爲.既極無理.則吾極力使負不武無道之名於五洲.而後日方長.尚有算帳地步耳.故此乃最後之著.其法歐洲勃牙利嘗一用之.私心竊冀或不至是耳.（同上第十一）又曰.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國人之闇.人才之乏爲最重.中倭交涉.所謂權兩瞉而取其輕.無所謂當否.……若政府長此終古.一二年後.正難言不與敵以間隙耳.大總統固爲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欲與列強君相抗衡.則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爾.顧居今之日.平情

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嘆也。財匱民窮。欲政府爲根本救濟之法。殆無其術。何則。觀其舉措。彼方戚戚以斷炊破產爲憂。刻意聚斂。以養軍爲最急之事。尚何能爲民治生計乎。教育強國根本。而革命以後。所謂不特彈無聽亦無矣。（同上第十二）

先生與馬□□□□伍□□□□繙譯歐戰緣起進呈。（同上第十）

四月。先生被聘爲憲法起草委員。（據同上第十三及現代中國文學史）自謂聊應故事。仰觀天時。俯察人事。未必有偕大制作。（同上第十三）

先生自歐陸開戰以來。於各國勝負進止。最爲留神。一日十二時。大抵六時皆看西報及新出雜志。（同上第十三）每摘要論述。送公府備覽。積年餘至數萬言。俱未留稿。（嚴譜）以爲德意志國力之強。固可謂生民以來所未有。東西二面敵三最彊國矣。而比塞雖小。要未可輕。顧開戰十閱月。民命則死傷以兆計。每日戰費不在百萬鎊以下。來頭勇猛。覆比入法。累敗俄人。至今雖巴黎未破。喀來未通。東則瓦騷尚爲俄守。海上無一國徽。殖民地十亡七八。然而一厚集兵力。則盡復奥所亡地。俄人退讓。日憂戰線之中絕。比境法北之間。聯軍動必以數千傷亡。易區區數基羅之地。所謂死齘不得入尺寸者

也。不獨直抵柏林。雖有聖者。不能計其期日。卽此法北肅清。比地收復。正未易言。英人於初起時。除一二兵家如羅勃吉青納外。大抵皆以爲易與。至今始舉國憂悚。念以全力注之。尙不知最後之效果何若也。於政治則變政黨之內閣而爲會同。於軍械子藥。則易榴彈以爲高炸。取締工黨。向之以八時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時。男子袛兵革。婦女職廠工。國債三舉。數逾千兆鎊。而猶若未充。由此觀之。則英人心目之中。以條頓種民爲何等強對。大可見矣。故嘗謂國之實力。民之程度。必經苦戰而後可知。設未經是役。則德之強盛。不獨吾輩遠東之民。不闚其實。卽彼與之接壤相靡者。舍三數公外。亦未必知其眞際也。使彼知之。則英人徵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於平日軍儲。必不弛然怠缺如出歲明矣。且由此而知國之彊弱無定形。得能者爲之教訓生聚。組織綢繆。百年之中。由極弱可以爲巨霸。今夫德以地形言。則處中央散地四戰之境。猶戰國之韓魏也。顧自伏烈大力以來。卽持強權主義。雖中經拿破崙之蹂躪。而民氣愈益深沈。千八百七十年累勝之餘。一躍千丈。數十年摩厲以須。以有近今之結果。其國家學說。大抵以有強權無公理一言蔽之而已。雖然大橫計自師興以來。其恃強而犯國際人道之大不韙者。不一而足。且除破壞比中立而外。其於軍事實無何等

之利益．傲然行之．實不審其用意之所在也．且德雖至強．而兵力固亦有盡．……今日東面雖屢勝俄．而其死亡極衆．就令已破瓦騷．然如向俄之得普塞．繁盛都會．化爲瓦礫之場．無益勝算．而俄之戰線未斷．捲土重來．已時日事．英法凝然不動．而舉國組織．趕製軍火．以瓦騷委之．意可知矣．（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三）

八月．初公府憲法顧問美博士古德諾 Goodnow 忽著共和與君主論．發刊於某報．首陳君主與共和之利弊．末言中國以用君主制較爲合宜．（高勞帝制運動始末記）後三日．參政院參政楊度訪先生於西城舊刑部街之居．侈陳其比來儳篡之利．……云以是知吾運已入亨通之境．意有所圖．必當如願．近謀組織一公司．朋輩爭相附股．羣思託蔭於吾．冀有所膏潤．先生聞度言之津津．若有至味．頗不識其何所取意．次日度復相過．問見古德諾君主論乎．曰見之．問公視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國臻於富彊與盛乎．先生喟爾而言曰．此一時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頃．清室曾頒布憲法信條十九．誓以勿渝．僕於其時．主張定虛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怵於王統之垂絕．幸續十九信條．必將守之惟謹．不敢或背．而君臣之義．未全墮地．內外百官．猶有所慴．國事之壞．當不致如今日

之甚。或得如英國國君端拱無爲而臻於上理。未可知也。度曰。惟然。我將與同志諸人擬設一會。名曰籌安。專就吾國是不宜於共和。抑宜於君主。爲學理之研究。古德諾引其端。吾等將竟其緒。國中士庶。向惟公之馬首是瞻。請公爲發起人可乎。先生瞿然作色曰。適吾所云。不過追維既往。聊備一說。國經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君主之制。所賴以維繫者。厥維人主之威嚴。今日人君威嚴。既成覆水。貿然復舊。徒益亂耳。僕持重。人所共知。居恆每謂國家革故鼎新。爲之太驟。元氣之損。往往非數十百年不易復。故世俗所謂革命。無問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盡覆已然之局者。皆爲僕所不取。國家大事。寧如奕棋。一誤豈容再誤。（據侯疑始洪憲舊聞籌安盜名記）吾國之宜有君。而輿尸征凶。此雖三尺童子知之。（學衡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四）而所難者。孰爲之君。此在今日。雖爲聖者。莫知所從。（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竊所疑懼。（同上八期第十四）度譬之曰。公曾不聞之乎。德皇威廉一再語梁崧生。公使袁芸臺公子。（案梁士詒袁克定）中國非君主不治。長此不更。爲害必且累及世界。其言誠洞中肯綮。以公之明。詎尚見不及此。且吾輩但事研究可耳。至君主應否規復之議。一決吾輩之責任已畢。若夫實施。別有措置。爾時水到渠成。尙何疑懼之有。先生又曰。若然。則欲君主便君主可耳。自古覬覦大位者。一惟勢力

是視。何嘗有待於研究哉。（籌安盜名記）度乃以大義相劫。正色告曰。政治之弛張。不本之學術。於理未融。卽於情不順。公宿學雅望。士林瞻仰。旣知共和國體之無補於救亡。卽不宜苟安聽其流變。（學衡八期與熊純如書第十四）又云。此會宗旨。止於討論國體宜否。不及其餘。就令反對君憲。亦成表見意態。勤懇。（與熊書第十四）先生乃曰。籌安會足下必欲成之。僕入會爲會員。貢一得之愚。固未嘗不可。特以研究相號召。度不能強人主張以必同也。（籌安盜名記）度不待其辭之畢。（與熊書第二十）遽起告別。尋語曰。日者相者。俱判吾鵬程萬里。行且搏扶搖上青天。吾不已告公。簙簺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從。无鰓鰓慮天閼也。先生至是始悟昨之侈言簙簺。意在風喻。爲今日遊說張本耳。（案嚴譜云項城袁氏有稱帝之意屢遣人來示意府君告之曰吾固知中國民智卑卑號爲民主而專制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但政體改變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實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時欲復舊制直同三峽之水滔滔流爲荊揚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爲事實上所不可能必欲爲之徒滋糾紛實非國家之福不特於袁氏有大不利也不知爲何人言之當亦在此時附出於此）明日度具柬邀先生晚飧。柬敍同坐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姓名赫然在焉。皆度所要結以發起籌安會者也。先生以疾辭。度復相過。先生固辭不見。度怏怏去。夜逾半。度忽遣使以書來。謂籌安會事實告公。蓋承極峰旨。與公商搉。極峰諭。非得公爲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少縱卽逝。發起啓事明日必見報。公達人。何可深拒。

已代公署名。不及待覆示矣。（侯疑始秘書云。此函侯官尙藏諸匧笥）先生得書。倉卒不知所爲。召弟子侯疑始秘書毅商應付。矢言不勉強附和。秘書曰。先生既不勉強附和。唯有登報聲明盜名而已。然彼既欲假先生爲用。必脅以強力罷以罔羅無疑。先生能乘夜潛逸乎。先生踟躕久之。曰。吾年且耄。而哮歔時作。張儉望門投止。殊非所堪。秘書乃謂盜名不妨聽之。但始終勿與聞其事可矣。明哲保身。先聖所取。是非歷久自明。天下終當爲先生諒也。先生意遂決。曰。吾心可告天地。縱被莽大夫之名。庸何傷。矧有侯芭在。子雲心事。不患不大白於後世。吾從子言矣。明日籌安會啓事出。而先生列名發起人第三。閽者啓門晨出。卽有荷槍壯士鵠立其間。詢之。則謂長官恐匪黨或相擾。遣來守護也。（籌安盜名記）既度又以書來。謂極峰聞公與會。極深歡悅云云。於是先生益知其事之必不軌於正矣。（與熊純如書札第二十）乃杜門不出。籌安會召議事。輒稱疾謝之。（據籌安盜名記）自嘆年老氣衰。深畏機阱。當機不決。虛與委蛇。款聲爲累。無勇怯懦。自愧古賢而已。（與熊純如書札第二十）籌安會發起之後七日。梁任公刊一文於報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據飲冰室文集卷五十六國體戰爭躬歷談）於帝制有異議。其論一出。風動海內。而袁世凱謀所以折其議者。迺以爲非先生莫屬。署券四萬金。令內史夏壽田持以謁先生。請爲文以難梁氏。先生卻其弊

告壽田曰。吾苟能爲。固分所應爾。若以貨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見命之意也。容吾徐圖之以報命。壽田唯唯退。而先生得要脅之書無慮二十通。或風以利害。或脅以刺殺。或責以義不容辭。而詭稱天下屬望。所署姓字。眞僞不得知。要皆謂先生非有以折梁氏而關其口不可。先生籌慮數日。乃詣壽田。擧所得諸函示之。曰。梁氏之議。吾誠有以駁之。惟吾思主座命爲文。所祈以袪天下之惑。而有裨於事耳。閩中諺云。有當任婦言之時。有姑當自言之時。時勢至今。正當任婦言之。吾雖不過列名顧問。要爲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縱極粲花之能事。人方視之爲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袪天下之惑。或轉爲人藉口。吾以是躊躇不輕落筆。非不肯爲也。爲之而有裨於事。吾寧不爲哉。至於外間以生死相恫嚇。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脫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壽田以白世凱。世凱知其意不可奪。駁梁氏之文。乃改命孫毓筠爲之。（籌安盜名記及現代中國文學史）

居數月。又遣人請爲文勸進。先生知其意堅。無從挽救。乃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盡言之矣。必欲以吾爲重。吾與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顧吾生平不能作違心之言。欲吾爲文。吾將何從著筆耶。自是之後。謝客不與外事。（據嚴譜）嘗語人曰。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以法律言。於約法有必守

之義務。不獨自變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餘人之爲變。堂堂正正。則必俟通國民意之要求。顧民意之於吾國。乃至難出現之一物。使不如是。則共和最高國體。亦無所謂不宜者矣。（與熊純如書札第十四）至冬氣喘常作。（嚴譜）英人多辣司云。世凱苟具卓犖之識。積學如嚴先生。正不應牽令入政治漩渦。摧毀國之精英。然未嘗以不如己意而殺其身。賢於貴國古代奸雄遠矣。（警安盜名記）

十二月。袁世凱定明年改帝號。時梁任公弟子蔡松坡都督（鍔）走雲南。連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宣告獨立。稱護國軍。任公走廣西。說廣西將軍陸榮廷舉兵響應。其後各省繼起。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一千九百十六年）先生六十四歲

三月。袁世凱下令撤消帝制。獨立各省。要求袁氏退位。國人怒其稔惡。都以亟去之爲快。先生意不然曰。海上黨人。聯合雲貴。函電旁午。皆以要求項城退位爲宗。顧退位矣。而用何等手續。彈壓方面。使神州中國得以瓦全。則又豪無辦法。故復常謂中國黨人無論帝制共和兩派。蠭起憤爭。而跡其行事。誅其居心。要皆以國爲戲。以售其權利憤好之私。而爲旁睨肱篋之傀儡。以云愛國。遏乎遠矣。夫中國自前淸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復萌。誰實爲之至

於此極。彼項城固不得爲無咎。而所以使項城日趣於專。馴至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衆兩院之擣亂。靡所不爲。致國民寒心。以爲寧設彊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後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爲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籌安會之起。楊度強邀其求達之目的。復所私吏反對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當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卽亦無以自解。惟是公於取消帝制之後。復勸項城退位。則又萬萬不能。何則。明知項城此時一去。則天下必亂。而必至於覆亡。德人有言。祖國無上。爲此者。一切無形有形之物。皆可犧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勸項城退位。非有愛於項城也。無他。所重在國故耳。夫項城非不可去。然必先爲其可以去。蘇明允謂管仲未嘗爲其可以死。其於國爲不忠。使項城而稍有天良。則前事既差。而此時爲一國計。爲萬民計。必不可去。而他日既爲可去之後。又萬萬不可以留。蓋使項城今日而去。則前者既爲其不義。而今日又爲其不仁。使項城他日而留。則前者既爲其寡廉。而他日又爲其鮮恥。故曰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夫項城所處地位如是。而區區之言。稍有一當。則海內舉凡愛國之士。所以衞護項城者。今日宜如何。而戰禍已弭。亂事既平之後。所以重整社稷。實

行立憲者何若。可以不煩言而解。……嗟嗟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爲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爲導師以爲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衆人視之以爲福首。而自僕視之。則以爲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羣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賢之士。愀然恒以爲難。不敢輕以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於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自時務報發生以來。前後所主任雜志。幾十餘種。而所持宗指。則前後易觀者甚衆。然此猶有良知進行之說爲之護符。顧而至於主暗殺主破壞。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而倜然暗殺。主破壞。則人又羣然爭爲破壞矣。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未必生釁。西太后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祖宗之所式憑。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處之地位爲何如。所當之沮力爲何等。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已則消搖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爲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今安在邪。必謂其有意誤君。固爲太過。而狂謬

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則雖百儀秦。不能爲南海作辨護也。至於任公。則自竄身海外以來。常以摧剝征伐政府。爲唯一之能事。淸議新民國風。進而彌厲。至於其極。詆之爲窮凶極惡。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新學略有所知。遂若舊制一無可恕。其辭具在。吾豈誣哉。一夫作難。九廟遂隳。而天下洶洶。莫誰適主。蓋至辛亥壬子之交。天良未昧。任公悔心稍萌見矣。依是薰穴求君。思及朱明之恪孫。及曲阜之聖裔。乃語人曰。吾往日議論。止攻政府。不詆皇室。夫任公不識中國之制與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謂枉讀一世之中西書矣。其友徐佛蘇曰。革命則必共和。共和則必亡國。此其妖言。殆不可懺。而追原禍始。誰實爲之。今夫中國立基四千餘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尸成山。流血爲渠。古聖賢所以嚴分誼而威亂賊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發之初會孟津而復散歸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後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爲物。常擇於兩過之間。（見文集第五卷）法哲韋陀虎哥有言。革命時代。最險惡物。莫如直綫。（見所著書名九十三年者）任公理想中人。欲以無過律一切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於最險直綫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追悔而天下之災已不可捄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猶能與之。彼有淸多辠。至於末造之親貴用事。

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誰不知之。然使任公爲文痛詈之時。稍存忠厚。少斂筆鋒。不至天下憤興。流氓童騃。盡可奉辭與之爲難。則留一姓之傳。以內閣責任漢人爲立憲君主之政府。何嘗不可做到。然則統其全而觀之。吾國所全顧不大邪。而無如其一毀而無餘何也。至於今日。事已往矣。師弟翩然反國。復覩鄉枌。強健長存。仍享大名。而爲海內之鉅子。一詞一令。依然左右羣倫。而有淸之社則已屋矣。中國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蘇之妖言。大慮終無可懺。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康梁之於中國。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隱憂。願其愼勿四摘耳。夫袁氏自受委託組織共和以還。跡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滿意者何限。顧以平情冷腦。分別觀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則。國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單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則與前之力亡滿清。正同。將又鑄一大錯耳。愚故謂使國有人。而以存國爲第一義者。直此袁氏孤危戒懼之時。正可與之爲約。公選穩健之人。修約法。損其政權。以爲立憲之基礎。……似較之陽爭法理。陰攫利權。或起於個人嫌隙之私。似有間也。學衡八期

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八　又曰。項城末路如此。亦意中事。所謂帝制違誓種種。特反對者所執之辭。而項城之

失人心。一敗至於不可收拾者。固別有在。非帝制也。就職五年。民不見德。不幸又直歐戰發生。工商交困。百貨騰踊。而國用日煩。一切賦稅。有加無減。社會侈靡成風。人懷非望。此卽平世已不易爲。乃國體適於此時議更。遂爲羣矢之的。且項城自辛亥出山以來。因緣際會。爲衆所推。遂亦予聖自雄。以爲無兩。自參衆兩院搗亂太過。於是救時之士。亦謂中國欲治。非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新修約法。於法理本屬無當。而當日反對之少。無他。冀少獲救國之效已耳。而誰謂轉厚項城之毒乎。……扳附之徒。變本加厲。以運動爲正法。以粉飾爲成功。極峰自詭行且卽眞。對於羣下。詞色並異。惡異己而親導諛。而事勢遂陷於不可挽救之域矣。（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九）又曰。夫僕之不滿意於洹上而料其終凶。非一朝夕之事。……自庚子以後。十餘年間。袁氏炙手可熱之時。數四相邀。而僕則蕭然自遠者。可以見矣。辛亥改步以還。滄海橫流。瞻烏誰屋。其竊稍政界者。所謂援止而止。援止而止者。不屑去也。……去秋……事之初起也。僕固泊然。而攀龍附鳳者。勢不可當。不獨主帝制者。幾於通國一致。卽謂皇帝非洹上莫屬者。亦繁有徒。威脅利誘者。固未嘗無。而發於本心。惟恐不得與贊成之數者。亦接跡而踵起。何則。人心趨利。而附羶者衆也。當是之時。使洹上顧諟誓言。聽民表之自

擇。而禁制羣下之發縱。則進退綽然。……老氏不云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惜乎洹上之未聞此義也。及乎滇黔執言之後。中央行事。幾於無舉不乖。迨夫玆春。已成不可復挽之局。洹上勢成騎虎。而南中首事者。雖爲暫行息爭之思。而權力又不足以指揮羣黨。夫事勢至此。一姓一黨之利害存亡。均不足道。而禍之所中者。必在吾國。深恐求死全而猶難。此僕所蚤夜驚心而不知死所者也。……此時欲洹上之去者。不獨南方諸公已也。卽馮李靳段諸帥。以至新立之內閣。亦皆以洹上之去爲目的者。其未加迫脅者。求勿亂也。蓋項城之反對衆矣。而最制其死命者。莫如日本。洹上之危機夥矣。而莫厲於暗殺之傳言。惟日本反對。故財政無復活之機。而百爲皆廢。梁士詒倡停止付現之院令。蓋以逢洹上之意。欲取中國銀行預備金。以爲濟急之計。乃京漢而外。舉不奉令。則事已全反其所期。而徒爲益熱益深之敗著。餘則無論何途借款。日本皆爲力敗之。夫財爲養命之原。小己已然。而國家尤甚。洹上自就職以還。於中交兩行。其虧負顯然可指者。過四千萬。而黯昧通挪。經梁士詒葉恭綽爲之騰攫者。尙過此數。夫吾曹終日憂嘆。爲國懷破產之懼。而洹上則長作樂觀。泥沙揮霍。小人逢長。因而啜汁促訾。是其宜敗久矣。且……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勳。

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教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思仁。若黃遠庸。海宇譁然。皆以爲洹上之所主使。夫殺吳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爲。然猶可爲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洩秘滅口之故。忍於出此。則羣下幾何其不解體乎。事極冥昧。非經正式裁判。吾曹固不欲遽以爲眞。然卽此謠傳。已足致衆叛親離之惡果。又況段祺瑞去秋辭職之後。數見危機。寢饋之間。不遑寧處。人間口語。怪怪奇奇。嗟夫。洹上父子之間。廑十餘人耳。左右雖親。炎涼變態。利盡則交亡。卽欲長此不去。誰與共排難乎。夫求之財政則如彼。察之人心又如此。此雖以魏武劉裕當之。殆難爲力。矧乎非其倫耶。且洹上自就職以來。於中國根本問題。豪末無所措注。卽以治標而論。軍旅素所自許。而悍兵驕將。軍實戰械。皆未聞有統一之規。至於財政。則比之淸世尤爲放紛。加之景響歐戰。民生蕉萃極矣。是以前有速了瓦全之論。蓋吾曹以安國爲前提。又以袁氏席已成之勢。姑予終任。所全必多。國安而後徐圖所以更始者。或有望也。惟今此節既不可爲。固以洹上早去爲最利。而後顧茫茫。或因此而成亂局。亦吾國運與吾民程度應歷之境界。天實主之。無如何也。（同上第二十）

寓書袁世凱。爲策萬全。勸其謝事歸隱。（籌安盜名記〇案原書見輿論報）

六月六日。袁世凱以羞憤病歿。先生聞之曰。今日如此下臺。未始非天相吾國。亦未始非洹上之幸也。但所可憂者。吾國政界。往往應於俗諺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今日隔礙。似不在南中起義發難諸公。而在海上五花八門之諸政客。渠輩今日所要求者。一。規復中山之約法。二。召集洹上所解散之參衆兩院。三。懲治帝制禍首。此其用意。不察可知。他日走到極端。自然反對蠭起。又成武力解決問題。山谷詩云。夜來已是風和雨。更着遊人撼落花。從此吾國之有存者幾何。（同上二十一）　世凱之歸櫬也。先生哭之以詩云。近代求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路困籌安。四海猶羣盜。彌天戢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為辨賢奸。又羇氣中原歇。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灑蛟龍匣。風微燕雀廳。蒼蒼嵩室暮。極眼望雲軿。又夙承推奬分。及我未衰時。積毀能銷骨。遺榮婁拂衣。顛持終有負。垂老欲疇依。化鶴歸來日。人民認是非。（瘉壄堂詩集卷下）　於時長江巡閱使張勳有復辟之倡。先生聞之曰。此議果行。大非舊朝之福。……又曰。此類軍人。亦惟在中國。始能存立耳。稍與節制。師遇無不披靡。日本有某將官嘗言。軍人娶得美妻。殖產至數十萬金。其人即非軍人。然則歌童舞女。列屋環侍。偷糧蝕餉。至數百千萬。其人尚有軍人資格耶。（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一）又曰復嘗謂奉新諸人。其為

物本是不容於堯舜之世。然當俶擾否塞之秋。有時翻有一割之用。辟如礜石大黃本爲有毒。而疢亂者。乃非此不蘇。至於耗斵元氣。不及計矣。……人謂方今世界大通。歐化輸入。如風如潮。莫可遏止。吾國遊學東西者。歲達萬人。劣敗優勝。此宜代興。雖吾亦以爲應介然。所可異者。外國報章。於此類新進。往往排擊不遺餘力。以謂全顧私利。必禍國家。而於吾人所深惡痛絕之項城。則倫敦太晤士。於其死日。登一極長論說。謂惟此人。能了東方之事。惜其無祿。而不知中國之亂何時已也。其論調之不同如此。此其故亦可深長思矣。往者突厥羣稱近東病夫。至十九稘末造。毅然變法。於是有少年突厥之特稱。列邦拭目。觀其變化。僉謂自茲歐亞接壤中間。將必有崛興之彊國矣。顧乃大謬不然。數年之間。埃及巴爾幹羣屬幾盡。而最後乃不量德力。爲維廉所利用。屈指年月。更繪輿圖。不獨歐洲必無回部。即在安息大食之間。亦不知佔得幅員幾許。是故變法而興者日本也。變法而亡者突厥也。天時地利人事三者。交匯以爲其因。此中消息至微。惟狂妄者乃欲矢口高論耳。若奉新與類乎奉新者。固將有最後之失敗。歸天然之淘汰。然此物之能存立於吾國者。與鹵莽滅裂之新黨。猶陰陽二電。然使陽者不消。則陰者亦無由退。此又決然不待蓍蔡者矣。吾輩託生東方。天賦以

國。國者其尊如君。其親如父。今乃於垂老之日。目擊危亡之機。欲爲挽救之圖。早夜思維。常苦無術。又熟知世界大勢。日見半開通少年。於醉夢中求漿乞酒。眞使人祈死不得。所絕對不敢信者。以中國之地形民質。可以共和存立。梁新會亦謂共和必至亡國。而求所以出此共和者。又斷然無善術。嗚呼。今乃知當日肆口擊排清室。令其一毀無餘者。爲可恨也。（同上二十二）　七日副總統黎元洪代爲總統　八日都下盛倡懲辦禍首。不分皂白。（同上二十三）　林琴南孝廉涕泣迫先生宵遯。先生慨然曰。吾俯仰無愧怍。雖被刑。無累於吾神明。庸何傷。夷然處之。家人強舁籃輿登車。始至天津暫辟。（籌安盜名記）謂所親曰。生平浪得虛名。名者造物所忌。晚節末路。固應如此。不過人之爲此。或得金錢。或取好官。復則兩者豪無所有。以此蒙禍。殊可唉耳。（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三）　然當路固知先生之不與謀也。徵之清議。亦殊爲然。故緝治籌安肇首。先生不與焉。（籌安盜名記○案先生致馮國璋書云當籌安會發起之時楊孫二子實操動機其列用賤名原不待鄙人之諾夕來相商晨已發布我公試思當此之時豈復有鄙人反抗之地耶近者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尙幸芝老知其眞實得及寬政不然復縱百口豈能自辯於此事首末言之甚賅附此）時參謀長段祺瑞將受命組閣。先生遺書。勸其承認袁氏未帝制以前一切之號令法律爲有效。而後急組機關。議定可久之憲法。更依新定之選舉法。以召集國會。與國人一切更始。段氏意頗動。而

後不果行。學衡十五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四十一 黎段二氏國人皆推長者。謂其可息世囂夷大難。現代中國文學史 先生獨曰。黃陂良愿有餘。於政體國是民情外勢。皆無分曉。以傀儡性質。兼負乘之譏。覆餗僨車。殆可前決。段氏堅確。政見較黎爲高。然愛惜羽毛。無爲國犧牲一切之觀念。學衡十二期與熊純如書節鈔第二十七 又曰吾國際陽九百六之運。當人欲極肆之秋。黎段兩公。實皆不足撐此政局。當洹上謀鼎踊臺。兩人之聲譽極高。而不佞早知其不隶。……可知邦基隉杌。其能閎濟艱難。撥亂世而反之正者。決非斸斸守正高尙。如今人所謂道德者。有以集事。當是之際。能有漢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劉裕桓宣武趙匡胤。亦所歡迎。蓋當國運漂搖。干犯名義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頑梗使大多數蒼生。環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語若對衆宣揚。必爲人人所唾偶。然仔細思量。更證以歷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同上第二十八 又云讀遍中西歷史。以爲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闇懦人。下爲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爲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桀紂而外。惟楊廣耳。至於其餘。則皆煦煦姝姝。善良謹慤者也。……夫國亂如此。北系經一番酣豢之後。既成莫氣而無能爲。彼輩當此之世所統軍隊乃身家性命所託而任其腐敗不可用如彼浙江一閧朱瑞即無容身此曹尙不足稱強盜直羊豕鷄狗已耳 則使有政黨

焉。以其魄力盤踞把持。出而爲一切之治。誅鋤異己。號令由於一門。人曰此暴民專制也。而吾則曰猶有賴焉。而乃主張悖謬。貪酷無厭。假令一旦異己者亡。而彼族之中。又乖離分張。芽孽萌動。而爭雄長矣。夫盜賊匪人。豈有久合之道。欲其利國。不益遠乎。此吾國前途所爲可痛哭也。……不佞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掃軌。自力不能。唯有浩嘆。向使年勵知命。抑雖老未衰。將鞭弭櫜韃。出而從事。殺身亡家。所不顧耳。（同上第三十二）　冬。氣喘復烈。（嚴譜）　英吉利公使朱邇典反國。先生往送之。與談朝局。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朱見慰曰。嚴君中國四千餘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於無效。天之待國猶人。眼前顛沛流離。卽復甚苦。然放開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弗悲。先生聞其言。稍爲破涕也。（學衡十三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三十四）

是年。手批莊子。（嚴譜）先生嘗言平生於莊子累讀不厭。因其說理語語打破後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範圍。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說矣。莊生言儒者以詩書發冢。而羅蘭夫人亦云。自由自由。幾多罪惡。假汝而行。甚至愛國二字。其於今世。最爲神聖矣。然英儒約翰孫有言。愛國

二字。有時爲窮凶極惡之鐵礮臺。可知談理論。一入死法。便無是處。是故孔子絕四。而釋迦亦云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學衡十二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六〇案學衡二十期景印民國元年冬與熊純如書札眞迹云平生喜讀莊子於其道理唯唯不不每一開卷有所見則隨下丹黃馬通伯借去不肯還乃以新帙見與已意亦頗鞅鞅今卽欲更擬進退不可知又須費一飜思索老來精力日短恐不能更鑽故紙矣是先生原有批本此則爲第二次先生族子步韓云此稿付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未行世燬於一二八日寇之役此書一厄於攘奪二厄於兵燹惜已聞尚有副本他日尚能印行也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 一千九百十七年 先生六十五歲

二月一日。德意志政府宣言列國。將用無限制潛水艇戰爭。美利堅勸與絕交。當路雖抗議。意猶首施。先生則主張加入協約。曾於公言報著論一首。持此議。謂人曰。歐洲戰事日烈。德自協約國拒其和議後。乃以潛水艇爲最後圖窮之匕首。事近恣兵。殆難爲濟。春夏間將必有最劇烈之戰事。屆時孰爲長雄。當較易決。但兵事一解之後。國土世局。必將大異於前。而遠東諸國亦必大受景響。此時中國如有能者抱舵。乘機利用。雖不稱霸。可以長存。假其時機坐失。則受人處分之後。能否成國。正未可知。不成國。則奧區地產。將必爲他人所利用。而長爲牛馬。望印度且不可得。況其餘乎。學衡十三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三十六又曰。夫中國於膠州一事。已授德國口實。今者又起抗議。故使德人而勝。卽如此中

止。其執辭仇我。正與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濟乎。至於協商一面。更緣中止而開罪益深。轉不若前弗抗議之爲愈矣。甚矣闇懦之人眞不足與計事也。若察歐洲戰勢。德人乃處彊弩之末。潛艇雖烈。不足制英人死命。……轉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朗尼加必有劇烈戰爭。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奧之卽敗。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則最終勝負。皦然可覩。（同上第三十七）又曰日本自變法以來。其建國宗旨。法律軍伍。乃至教育醫療諸事。實皆以獨逸爲步趨。以戰爲國民不可少之聖藥。外交則尙夸詐。重詗偵。其教民以能刻苦厲競爭爲本。事屬利國。雖邪淫盜殺。無不可爲。凡此種種。皆奉德教以爲周旋者也。廿載以還。國以大利。其聯英仇德也。乃邀利乘便之所爲。逢蒙殺羿。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亦非崇拜親愛英人而後與之聯盟攜手也。總之東方日本。其野心與德正同。平日自言其國每十年斯與人作戰一次。其學校諸生畢業後遊於人國者。大抵皆偵探也。（德國兵謀之一）自十四年歐戰發生。其始德人原操必勝之畫。天不假易。至今無成。而英法以方盈之勢。當德國就竭之兵。循是以往。且有不國之憂。又五洲譁然。以德之作戰爲背信野蠻而犯公法。於是日本有鑒於此。稍稍有戒心。而陰懷變計。不然。則其國之東美西華兩民主。未有不承其看顧者矣。英名與

日聯盟。而實陰制之。觀於民國四年當項城時。英國所對於向我要求各條件之論調。可以見矣。吾國人看事最爲膚淺。且處處不是感情之奴隸。即是金錢之傀儡。其程度眞無足言也。本月二日美總統威爾遜親臨國會。與德已宣戰矣。而吾國走到第二步之後。忽然中止。頗聞國會中黨派。尙有籍此時機。作種種顧黨不顧國之計畫。宣戰固爲正辦。然如此之政府國會。其能有益於國。不反害不。眞未可知。（同上三十八）又曰德之政治。原較各國爲長。其所厲行。乃盡吾國申商之長而去其短。日本竊其緒餘。故能於三十年之中。超爲一等之強國。方事初起。鄙人亦斷云德欲得志。當以速勝速了爲期。至馬蘭河之挫衂。而無成之局肇矣。及踰二年。則正蹈曹劌三竭之說。瓦全且難。遑論勝耶。東面之敵。（謂俄）以兵工之短。交通之難。固爲易與。顧其國土太大。德軍雖有展拓。無補終效。總之德之失敗。正坐當國秉成者之慮事不周。假威廉第二有畢士馬克之才。德之不至於此。殆可決也。年來英國屢經失敗。其自救而即以救歐洲者。在幡然改用徵兵制之一著。否則至今尙未知鹿死誰手耳。……世變正當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涂待數年而後達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爲玉律金科。轉眼已爲

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辟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眞如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試觀於年來英法諸國政府之所爲。可以見矣。乃昧者不知。轉師其已棄之法。以爲至寶。若土耳其。若中國。若俄羅斯。號皆變法進步。然而土已敗矣。且將亡矣。中國則已趣敗軌。俄羅斯若果用共和。後禍亦將不免。敗弱特早暮耳。吾輩生於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過古書。而古人陳義。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雖然。其中有歷古不變者焉。有因時利用者焉。使讀書者。自具法眼。披沙見金。則新陳遞嬗之間。轉足爲原則公例之鐵證。此易所謂見其會通行其典禮者也。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爲耐久無弊。尙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固是最富鑛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鍊而已。其次則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爲今日現象者。爲善爲惡。姑不具論。而爲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京中近來氣象愈惡。……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百易人。不能治也。加入戰團。於德本謀無關出入。而以此爲大禍。而將蒙莫大損失者。乃在三四千寓華營業之德僑。此等素與吾國大賈軍官親密。今聞有此。則其大肆運動。

不問可知。其以德之勝負爲喜懼而反對加入者。皆以此耳。（同上第三十九）入夏喘欬稍差。先生自嘆老態日益侵尋。恐無久視之理。身生無益國家。即有所知。但存虛論。以此頗自恨耳。少讀古人之書。立身行己。處處偏於消極。遂復不屑進取。洎今悔之晚已。（同上第十五期第四十一）

六月一日。有新星現於牛女之分。光芒煥發。過於一等星。先生曰。此自晚近星學家言。固若無與人人事也。而其所可異者。獨見於此時而已。歐陸四年苦戰。死傷總數逾三千萬。宗教用其書之默示錄語。疑世界乃近末日。抑救主有復臨之機。此自人心亂極思治。其然。豈其然與。（瘉壄堂詩集注）

七月一日。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張勳擁遜帝復辟。旋敗。先生識其本末並失。本失。劉幼雲萬公雨輩爲之至於標。則張勳自失之也。（同上第四十二注）

十三日。黎總統辭職。推副總統馮國璋爲大總統。

八月十四日。對德宣戰。先生謂嘗深測細審。歐戰之結局何若。終復不敢斷言。以爲他日將必有事變出於人人所慮之外。而兩家之難勢乃不得不解。即今而預言勝負。要皆明於此者闇於彼也。……兵動以來。俄之受創最鉅。英以島國兀全。而法自十四年九月之後。馬蘭河一勝。即復有以自完。……可知歐西各國。於教民事國。雖有優劣之差。而距離初不甚遠。一行警覺之後。即亦難圖。况合

而謀之短長相資。左提右挈。此德人之所以困也。嘗謂今日之戰。勤以國從。故其來也。於人國猶試金之石。不獨軍政兵謀。關乎勝負。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風俗。皆倚爲衡。俄雖歐之大國。民物土地。泱泱雄風。而其間大公竊權。女謁弄政。寵賂苛法。與夫其民之不學。較之吾國。殆有甚焉。故雖蠶食亞洲。而一遇强對。輒復不振。今者其國半明之民。乘機革命。近且定制共和。雖然。國之治亂强弱。初不繫此。蓋革命所誅鋤者。特貴族耳。而民之愚闇。初不能一蹴而躋休明。而舊法之隄防既隳。忿慾二者。必大橫決。故法經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軌。猶不足以爲盛強。最後者俄。其次中國。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機。此時佇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階級。……此固無可如何者也。根本救濟。端在教育。……德之學說治術。與英法絕殊。其學者如叔本華尼采特來斯基。皆原本性惡。而不以民主共和爲然。與吾國之荀卿商鞅李斯最爲相似。其異者。特以時世進化之不同。使申商始皇等生於今日。將其所爲。與德無二致也。（同上第四十四）時局終無統一之望。統一不能。則所謂法令格而不行。所設治理。人自爲政。長此終古。其魚爛而亡。殆可決也。此日外交。自與德宣戰以來。可謂得未曾有。假使能者在上。而羣倫輔之。則轉弱爲強。此眞千載一時之嘉會也。顧不幸而各省分裂之形如此。此

冀陽九百六之會。雖有聖者。莫如何也。（同上四十五）

九月。南北決裂。先是北洋之軍閥。南方之民黨。紛紜角訟。各有藉詞。至此以兵戎相見。先生謂此自勢所必至之事。不足深怪。往者北美林肯當國。有南北花旂之戰。南欲分立。北期統一。爭戰期年。美之財政實業大受其敝。其敉平之後。徐徐整之。遂有今日。然則多難興邦。歷史慣例。目前苦痛。固宜忍之。顧愚之所憂者。則吾國分裂之端。不以此一役而遂泯耳。溯自項城懷抱野心。阻兵安忍。而吾國遂釀成武人世界。夫吾國武人。固與歐美大異。身列行任。大抵皆下流社會之民。眞老泉所謂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者。苟吾國欲挽積弱。變爲尙武。自當先行從事於十年廿年之軍官教育。而後置之戎行。蓋使吾國軍官。盡若春秋之仕官。漢之趙充國班超。唐之李郭。宋之韓岳。明之俞戚。則所謂重文輕武之說。何從而施。乃今反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於是以盜賊無賴之人。處崇大優厚之地。操殺伐驅除之柄。而且兵餉之權不分。精械美衣。費帑無藝。則由是窮奢極欲。豪暴恣睢。分土據權。寧肯相讓。……況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借款輸械。動涉外交。於是密約陰謀。遂啓賣國。（同上四十六）

又曰。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日一綫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但此時

天下洶洶。而一切操持權勢者。皆是奴才。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必求平定。自當先出曹孟德劉德輿輩。以收廓清摧陷之功。而後乃可徐及法治之事。（同上十六期第四十九）

時論戒早婚。崇自由。或問於先生。先生曰。吾國前者以宗法社會。又以男女交際不同西國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國。誠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遲婚爲主義。看似於舊法有所改良。顧細察情形。乃不盡爾。蓋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奪其舊有之權。一也。心醉歐風。於妃偶求先接洽。既察姿容之美惡。復測性情之淺深。以爲自由結婚之地。二也。復次凡今略講新學少年。莫不以軍國民自居。於古人娶婦所以養親之義。本已棄如涕唾。至兒女似續。尤所不重。則方致力求進之頃。以爲娶妻適以自累。且無諦假不知誰氏女子。以一與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案此二句有誤。現代中國文學史引改作假一不知誰氏女子。以與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私計亦所不甘。則何若不娶單居。他日學成。幸而月有百金以上之入。吾方挾此敖遊。脫然無累。羣雌粥粥。皆爲肉慾之資。孰與挾一伉儷。而啼寒號飢。日受開門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於是今之少年。其趨於極端者。不但崇尙晚婚。亦多傑然不娶。又覩東西之俗。通侻踰閑。由是怨曠既多。而夫婦之道亦苦。不知中國數千年敬重女貞。男子娶

妻。於舊法有至重之名義。乃所以承祭祀事二親而延似續。而用今人之義。則舍愛情肉慾而外。羌無目的之存。今試問二者之中。何法爲近於禽獸。則將悚然而知古禮之不可輕議矣。今夫舊法之敝。時流類能言之。至一趨於新。而不知所裁制。其害且倍蓰於舊。彼不知也。（同上第五十）又曰。大抵吾人通病。在覩舊法之敝。以爲一從夫新。如西人所爲。即可以得無弊之法。而孰意不然。專制末流。固爲可痛。則以爲共和當佳。而孰知其害乃過於專制。婚嫁舊法。至以子女爲禽犢。言之傷心。而新法自由。男女幸福。乃以益薄。始知世間一切法。舉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爲歸。使其德智果高。將不徒新法可行。即舊者亦何嘗遂病。（同上五十二）

十月。南北之戰益烈。先生痛之曰。時局至此。當日維新之徒。大抵無所逃責。僕雖心知其危。故天演論既出之後。即以羣學肄言繼之。意欲蠭起者稍爲持重。不幸風會已成。而朝宁舉措乖謬。洹上逢君之惡。以濟其私。賄賂奔競。跬步公卿。舉國飲醒。不知四維爲何事。至於今。不但國家無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無不渝之徒黨。鄭蘇戡五十自壽長句有云。讀盡舊史不稱意。意有新世容吾儕。嗟乎。新則新矣。而試問此爲何如耶。橫覽宇內。率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求一盜魁。不能長此相攻相感

不相得而已。雖然。陽九之運。無有所極。竊意歐戰告終之後。天下將成大聯邦之局。支那物產。爲各國所取資。豈容吾人長此紛擾。且彼鑑於土耳其之前車。其所以對待中國者。必當有不容已之干涉。而吾民所趣者利。必至遍地皆倀。行且不勞征服。前者抵抗異種之說。施諸滿人可耳。施諸白種倭人。殆無其事。何者。能力志節。均不足語此故也。方未至此之時。復辟之劇。或當更演。惟是一言復辟。則舊人麕至。必樂循極舊之法。以保自身之私利。果其如此。則其勢亦不可長。其與五月間事。（案五月謂夏曆）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差而已。況張勳之難其人耶。（同上五十一）時又有倡聯邦之議者。以謂惟此可以救敗免亡。先生曰。聯邦有德制美制之殊。德制上有共主。下有封建。吾國無是之基礎也。美國則原本民權。如華盛頓之十三州。而吾國又無是之基礎也。吾國所有。乃羣督之擁兵。如唐五代之藩鎮。藩鎮聯邦。實不過連橫合縱已耳。其不足已亂。殆可決也。（同上五十二）

冬。氣喘又作。入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嚴譜）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一千九百十八年）先生六十六歲

春。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秋樵）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爲人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熊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鹽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識。然皆游於舊法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之中。固未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人視其友。然則不肖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衡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十五）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估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朝廷於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清中興以後尤然此項城所以刻志言兵）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爲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國成。淫佚驕奢，爭民施奪。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爲幸耳。此軍人操權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爲可哀。侈言自由。假涂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爲機關。有事則電報爲羽檄。把持倡和。運動苞苴。一日登臺。所先用者。必其黨徒。曰此固美法先進民主國之法程也。蜂屯蟻聚。雖二十二行省全國官僚。不足以敷其位置。吏治官方。埽地而盡。前者孫洪伊欲盡取派置省長之權。即亦爲此。而徒黨之中。驢夫走卒。目不識丁。但前有搖旂吶喊之功。則皆有一臠分嘗之獲。國會之中。黨黨相傾。但聞詬誶。人謂今以紛爭南北之故。致國事不得進行。顧當國會參衆兩院未散之時。其所謂進行者、又何若耶。且其所謂護法者。亦不遇所奉之辭而已。至於手握重權。則破法者。亦即此輩。事雖未至。可斷言也。俄羅斯一行革命之後。保羅民黨 Bolsheviks 最惡軍官。且懼其衆爲主張復辟者之所利用。故其弟一義。主於毀軍。然自戛連士機 Kerensky 弟一命令。許兵卒以平等權之後。國軍遂散。即令全國廢然。如巨人病風臥地。任人宰割。而國中無論都鄙鄉邑。皆劫奪公行。糧草罄竭。據所紀載。眞令人有天地末日之悲。故中國亂矣。而俄羅斯比之。則加酷焉。汪容父謂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眞今日吾國與俄相比之謂矣。由是觀之。則軍人誠惡。然使稍有統系紀律之存。其爲害或稍勝狂愚謬妄之民黨也。吾國大患。自坐人才消乏。蓋舊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養太遲。不成氣候。即有一二。而孤絃獨張。亦

爲無補。同上五十七

夏。歐戰益亟。先生曰。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英國看護婦迦維勒當正命之頃。明告左右。謂愛國道德爲不足稱。何則。以其發源於私。而不以天地之心爲心故也。案瘉壄堂詩集卷下何嗣五赴歐觀戰歸出其紀念册子索題爲口號五絕句注云英有看護婦名迦維勒者在此於扶裹創夷雖仇敵不歧視嗣緣英俘之逃以嫌疑被法臨告監者曰吾有一語煩告人間監者問何語曰愛國愛國一言殊未足以增進人道也語已受槍而死可爲此注脚 此等醒世名言。必垂於後。正如羅蘭夫人臨刑時。對自由神。謂幾多罪惡假汝而行也。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爲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衆。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蝗聚蜂屯。賈直千百往時。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同上五十八 又曰。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迴觀孔孟之道。眞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爲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爲如此矣。同上五十九

又欲續繹穆勒名學云。終必成之。同上 未果。 時先生生計頗僒。自謂得粗了。即亦聽之。不復向胡奴

乞米……老境侵尋生趣漸薄。幸是尙能以看書有得爲樂。同上五十八

馮總統代理任滿。九月四日北方國會選徐世昌爲大總統。十月十日。徐世昌就大總統。

秋抄赴閩辟冬。嚴譜 病中有述懷長句云。投老還鄉臥小樓。身隨殘夢兩悠悠。病差稍喜安眠食。語少從教減獻酬。壯志銷沈看劍鼻。老懷回復憶壺頭。遺蹤處處成棖觸。依舊城南水亂流。瘉壄堂詩集卷下

冬。氣喘大劇。嚴譜 德奧土各國與協約國訂定休戰條約。

中華民國八年己未一千九百十九年 先生六十七歲

上巳。福州西湖宛在堂禊集。瘉壄堂詩集

歐洲和會開幕吾國要求一切爲日本所壟斷。而加以梗沮。國人集矢於中日交涉案中之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總裁陸宗輿。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罷學。牽率罷市。各地繼之。上海尤烈。先生曰。從古學生干預國政。自東漢太學南宋陳東。皆無良好效果。況今日邪。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六十一 咄咄學生。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者。則可決也。者番上海罷市。非得歐美人默許。自無其事。而所以默許之者。亦因歐戰以還。日本勢力在遠

東過於膨脹。抵制日貨。將以收回舊有商場。而閩中從臾。以學生康攏渡等爲傀儡耳。日本維新以還。所步趨者德國。歐戰開場。羣以德人爲必勝。故外與協商聯盟。而內與德人密約。去年德敗。石破天驚。而近日其密約又爲英美人所發暴。故其處勢最難。而自大正繼統之後。國中革命之說暗長潛滋。統用武力彈壓。又數年中因以軍械售與華俄兩國。驟富者多。而民嵒日起。老成凋謝。公德日墮。（同上六十二）已非昔之日本矣。

春杪至滬。入紅十字醫院。（嚴譜）

六月。列強專橫。我國拒絕和約簽字。先生曰。和約不簽字。恐是有害無利。蓋拒絕後。於膠濟除排閣日貨外。羌無辦法。而和約中可得利益。從而拋棄。所傷實多。此事陸專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終不肯犧牲一己。受國不祥。爲國家行一兩害擇輕之事。此自南宋以來。士大夫所以自爲謀者。較諸秦繆醜諸人爲巧多矣。嗟乎事眞不可以一端論也。（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六十三）

又曰。所惡於和約不簽者。以其不簽之後。舉國上下。哆口張目。無一繼續辦法。而齊魯奉吉。日隊交際漩渦。民情囂張。日於長官作無理要求。無所不至。用其舊時思想。一落官權在手。便是萬能。不悟

官吏之無所能爲。正復同已。每遇棖觸挑撥。望其爲國忍辱。自無其事。甚則斷頭蹈海。自詡義烈。而敵人以靜待躁。伺隙抵罅。過常在我。此亡國之民所爲。每況愈下者也。報紙利在諛時。則散布疑似。每云某國爲我仗義執言。某國爲我擔保。於何時歸還侵地。大抵其說皆爲子虛而造事之人。愈以得意。小雅視天夢夢。又曰辟彼舟流。不知所屆。正今日之謂耳。同上六十四

時學校中人。多言古文辭奧義深。於是有所謂文學革命之說者。欲代以白話。或問於先生。先生曰。彼之爲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爲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字語言之所以爲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導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耳。如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隱侯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今試問欲爲此者。將於文言求之乎。抑於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周鼎。寶此康瓠。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

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刼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同上）又云寒家子女．少時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經傳古文．亦無不讀．非不知辭奧義深．非小學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顏．總須令其見過．至其人之性情學識．自然須俟年長乃能相喻．四子五經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讀之書．此時不妨先教風誦．能解則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長學問深時．再行理會．有何不可．且幼年風誦．亦是研練記性．研練記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時不肯盲讀一過．則終身與之枘鑿．徐而理之．殆無其事．至於從事西文西學．極早須十五六方始．此後中文則難．子弟隨地自修可耳．唯如是辦法．子弟須天分稍佳．教師亦須稍勤．方能收效．吾則於舊學終嫌淺薄．其須改良與否．正不欲言也．（同上六十三）

歐洲戰後．世界糾紛日甚．先生慨然曰．前嘗謂歐戰告終之後．天下將成大聯邦之局．乃復觀世不審．高視人類之言．今則盡成虛願．威總統有大願而無大力．傷心失志．一病垂危．而三洲洶洶．弭兵絕無其事．早晚將復出於戰．而利用支那者自有人也．哀哉哀哉．（同上第六十七）時歐東過激黨殘暴無人理．先生曰．其宗旨行事．實與百年前革命一派．絕然不同．其黨極惡平等自由之說．以為明日黃花．

過時之物。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產之家。與爲均貧而已。殘虐暴厲。其在鄂得薩所爲。報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讀。方之德卒入比。所爲又有過矣。（其政體屬少數政治）試思如此豺狼。豈有終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國明季政窳而有闖獻。斯俄之專制末流而結此果。眞兩間劫運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斷言。（同上第六十八）

秋杪北歸。入協和醫院。（嚴譜）遷入東城大阮府胡同新居。號瘉壄草堂。（璩伯玉京卿言京卿云買草堂之錢係將舊刑部街之宅及天津倭界秋山街之宅舊德界之地出售而得蓮案戊午春先生即擬出售舊刑部街之宅擬夏間離京云或南或北再定計畫見學衡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第五十五於五十七書又言之且有或滬或閩或津之語則居京蓋後來始定也）

中華民國九年庚申（一千九百二十年）　先生六十八歲

元旦。長孫以僑生。字曰彥國。先生有詩。有云。神州須健者。勿止大吾門。又云。震旦方沈陸。何年得解縣。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夏。閩中大水。先生曰。此等名爲天災。而自科學大明。實皆人力所可補救。所恨吾國財力悉耗於率獸食人之中。而令小民處處流離。甚可痛也。（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七十）

皖直兩系齮齕日甚。復辟之謠復起。先生曰。此鄙見所必不欲贊成。夫九年鹵莽共和。天下事至於如此。自常識而云。復辟豈非佳事。惟是君主之治。必須出於自力。其次亦須輔佐。況當武人擁兵時代。非聰明神武。豈能戡禍亂而奠治安。此時中國已患無才。至於滿人。更不消說。此正合歷史一姓不再興公理。而辮帥(案指張勳)遺老。尚渴望其死灰復然。忠貞固自可嘉。而無如不足救億兆塗炭。且使滿人清室。根荄滅絕。名爲愛之。適以害之。裒叔違天。烏足尚乎。須知清室若可再興。則辛亥必不失國。當時天子聲靈。尚自赫濯。故家遺老。猶有存者。手握雷霆萬鈞之勢。乃親貴等顚倒錯亂。令乳臭東奴成此革命。而謂今日憑籍鴟張亂政之夫。可以光復舊業。必不然矣。(同上第六十九)

七月十四日。皖直戰起。十八日。皖軍卽敗。先生悲之曰。所悲者一是大亂方始。二是中國人究竟無治軍能力。(弊法不改直是絕望)三是吾輩後日不知託足何所。東海身爲民國總統。果其端已以涖天下。親見政黨所爲無狀。儘可訴諸國民。則安福系雖橫。豈能久據政權。爾乃制名內閣。又欲廣置私人。旣爲政黨所尼。乃奮其陰謀。出何進崔昌遐之下策。已犯歷史上最大禁例。今者中央段系旣破壞矣。然恐直皖之訌未終。而張曹之閱又始。而前之受制於安福者。後且受制於奉直。未見元首之得自由

也。至於包辦軍政。爲一國禍源。此制不更。則中國國防。永無此物。蓋尅扣弊深。兵不用命。而軍人暴富。酬豢淫奢。雖有頗牧之才。終歸腐敗。求其死敵。必無是事者也。……自前清鐵良首建練兵三十六鎭之議。項城起乘其權。自詡組織新軍。大更湘淮壁壘。乃不悟根本受病。則兵愈盛而國愈危。甚矣自營之爲禍烈也。（同上第七十）　先生善於覘國。熊純如□□□□謂爲至誠前知。先生曰。老子云。前識者。道之善而愚之始。即使能之。亦有道所弗貴。顧當一事初起。使僕稍諳其中情況。輙有以決其將來。即如直皖之事。當上月之杪。僕謂段曹徐吳相爲敵仇。各爲名義固矣。惟是兩方士卒。皆幽冀齊豫之人。雙駆對壘。本非仇讐。而且以鄉里而同袍澤有年。他日交綏。必有反戈不戰者。其後果有十五師某團開礮向天之事。遂起衝突。而成內潰。則僕又不幸而言中也。（同上）

八月又反閩辟冬。（據嚴譜○案嚴譜不著時月。據與熊書第七十三云自靳閣成立云云。案靳雲鵬組閣在八月九日。此書語意尚未離京。第七十四云還鄉後云云。知反閩在八月初也）坐臥一小樓。看雲聽雨之外。……稍稍臨池遣日。自謂從前所喜哲學歷史諸書。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談時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長此視息人間。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七十四）

或以時局擾攘爲憂。先生曰世局如是。誠足使人寡歡。然君子處草昧變化之時。要當有樂天知命之學。生老病死。時至後行。不然。雖爲申徒狄立槁於己於人。又何益乎。此亦知道者所不爲也。比來桂粤湘鄂。皆起軒然大波。而盡以自治爲幟。顧自不佞觀之。要皆一時假道於國利民福。毫不相謀。以近事取辟。此正如宣統年間號呼立憲。辛壬之際。逼取共和。然而立憲則立憲矣。共和則共和矣。而此十餘年來。果效何若。……或則謂前此皆假。而此後乃得爲眞。嗟夫。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其必假而不復爲眞。蓋無待著蔡而可決也。羣不逞志。太息俟時。而中央失政。方鎭恣睢。與以可乘之隙。則羣起而挺之。至於成事。則得位行權。各出其鉤爪鋸牙。以攘奪國帑。魚肉吾民者。猶吾大夫來見君子。……軍閥財閥猶此民耳。大同開幕。又當若何。（同上第七十五）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先生六十九歲

夏至鼓山辟暑。（嚴璩譜）有鼓山詩（陳墓志〇案當卽瘉壄堂詩集卷下辟暑鼓山長句）

秋。氣喘復作。自覺病深。（嚴譜）九月三日。（嚴復社會思想〇案原作十月誤也今正）手書遺後人。（嚴譜）其略曰。瘉壄老人諭家人諸兒女知悉。吾自戊午以來。肺疾日甚。雖復帶病延年。而揆之人理。恐不能久。是以及今尙有精力。

勉爲身後傳家遺囑如左。非曰無此。汝曹或致于爭。但有此一紙親筆書。他日有所率循而已。汝曹務知此意。吾畢生不貴苟得。故晚年積儲。固亦無幾。然不無可分。今爲汝曹分俵如下……嗟嗟。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順以後。生老病死。倏然相隨而來。故本吾身閱歷。贈言汝等。其諦聽之。一須知中國不滅。（案嚴譜作中國必不亡○又案先生癸卯十月社會通詮案語曰竊料黃人前涂將必不至於不幸也即使其民今日困於舊法拘於積習之中卒莫由以自拔近果之成無可解免而變動光明生於憂患行且有以大見於世史無疑也今夫合衆之局何爲者以民族之寡少必幷合而後利自存也且合矣乃雖共和之善制而猶不堅何故以其民之本非一種而習於分立故也天下惟吾之黃族其衆既足以自立矣而其風俗地勢皆使之易爲合而難爲分夫今日謀國者之所患在寡在其民之難一而法之難行而吾民於此實病其過耳焉有以爲患者乎且吾民之智德力經四千年之治化雖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爲諱顧使深而求之其中實有可爲強族大國之儲能雖摧斲而不可滅者夫其衆如此其地勢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舊法陳義之不足殉而知成見積習之實爲吾害盡去腐穢惟強之求眞五洲無此國也何貧弱奴隸之足憂哉世有深思之士其將有感於吾言云云時代雖有前後不同足爲本語注脚）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一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爲第一義。一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之不復更來。（案嚴譜作新知無盡眞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一須謹畏而加以條理。一須學問增益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一事遇羣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羣重。（案嚴譜作兩害相權己輕羣重）更切毋造孽。審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貴。亦當不貧賤。貧

賤誠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餘則前哲嘉言懿行。載在典策。可自擇之。吾不能覼縷爾。（嚴復社會思想引遺囑）

二十七日。考終郎官巷里第。（嚴譜）

十二月二十日。與王夫人合葬於陽崎鼇頭山之陽。陳弢庵閣學（寶琛）爲之銘曰。旗山龍渡歧江東。玉屏聳張靈所鍾。繹新籀古折以中。方言揚雲論譚充。千辟弗試干越鋒。昔夢登天照回風。飛火怒扇銷金銅。鯨呿鼉跋陸變江。覘猶閱世君非曚。咽理歸此萬年宮。文章光氣長垂虹。閣學嘗稱先生於學無所不闚。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所譯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皆行於世。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廑存詩三百餘首。其爲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寶貴。而其戰術礮臺建築諸學。則反爲文學掩矣。（陳墓志）悲夫。門人私謚曰文惠先生。（侯疑始與鄙書）

明年春。林琴南孝廉告之以文曰。嗚呼。君才之大。實北冥之鵬。其振翼也。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顧乃無厚風之積。雖未即於天閼。然亦不復消搖矣。圖南之不終。其責在風。寧復在鵬之翼邪。嗚呼。彼東人之所謂元勳者。勒崇垂鴻。視吾神州如部婁焉。恃其慓銳。肆彼殘齕。君實與此輩同學。前四

十年。已痛哭陳述於樞近之臣。發其悖計。顧乃居積薪之上而不知。君雖欲瀝刿抉摩。求畢其議而莫可。嗚呼。此宜君之抱痾伏息。懨懨於鄉里間也。嗚呼。當涂篡竊神器之時。乃籠檻及君。君翛然卻其千金。不署勸進之表。顧乃以中國不宜共和一語。竟竄名入黨籍中。使君抑抑無可自伸。一腔之寃。不能敵萬衆之口。而吾獨知君者。以君假吾柳州之文。手加丹鉛。知君之屬意於柳州。蓋自方也。柳州君子人也。昌黎永貞之行。意屬夢得。於子厚無與。至爲之志墓。爲之碑羅池。無一語及於叔文。蓋知柳州深矣。吾文去昌黎萬里。寧足雪君之寃。然君之心。柳州之心也。吾恒謂屈平之騷谷風也。柳州之騷氓也。谷風之怨譬抗而長。氓之怨聲咽而悲。讀柳州之騷。其沈憂淒黯。淚與聲俱。而君丹鉛其上。吾未嘗不以悲柳州者悲君也。嗚呼。君今已矣。臨命之前一月。尚以詩壽予七十。有佩玉利於走趨一語。蓋用昌黎之文以況予。嗚呼。予長安賣畫翁耳。寧自期爲君子之玉。至所謂利於走趨者。或時流憐予老悖無能。恕之。游行於長安人海之中。亦苟延殘喘而已。轉不如君脫然塵埃之表之爲得也。君箸述滿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試其長。此至可哀也。既灑酒於墠。復爲悲歌以降神曰。望仙宸之沉寥兮。披瑤草於絳霄。驂龍鸞而上徂兮。託巫陽而雖招。神下盼而長吁兮。知尨亂鉤裂之

不可以終朝。毒燎備爨兮。天半絳其芒熛。四海滲涸兮。雞犬禍與詩妖。哀穰至之無期兮。後死者胡以自聊。略董道而仗正兮。世方目爲儒梟。類譽鼎之弗息兮。寤賦憶於夜晝。幸夫君之蕭間兮。居帝所而騰歡。揚桂旗於靈風兮。亦羅池之降廟。請再拜而伸奠兮。冷婁輝乎夕照。尙饗。

予服膺嚴先生幾二十年。年十四五。卽讀天演論而好之。嘗竊爲注。塾師見之。大笑以爲妄。又欲輯文集。皆未就。至前年冬。始發憤造此譜。苦史材不足。歷十月而略備。以張菊生年丈之介。得識伍昭扆先生。復以梁園東先生之介。識先生從孫步韓君。由步韓復識先生長公伯玉先生。由伯玉先生復知侯疑始先生。所以進我者皆甚摯且篤。於是知先生身世大詳。稿凡三易。長兄銘遠及內子沈穆如皆助迻錄。穆如且爲斠譌誤。祁寒盛暑無間。至今年夏。始寫定。前後凡一稘有半。初稿只三萬言。二稿達十餘萬言。終存其半。先生節概。觕具於是。然猶恨未能見先生之全。而所以知先生者淺也。近五六十年來。世變之亟。先生嘗以爲亘古所未有。外至大九州。內至國家社會。隶夫國計民生之要。士風鄉俗之微。先生無不有論。每論無不淖極理致。刃迎縷解。故此譜也。微特先生一人之史而已。番番老成。瞻言百里。吾言適不用耳。祝宗祈死。其言至悲。吾譜先生。蓋

